皇清經解

B-13
478
23

七
478
23

東海學

毛詩稽古編

學海堂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支那所錢有物

大雅

文王之什上正大雅

文王

文王受命作周歐陽據敘語以駁鄭氏稱王之說謂敘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信矣但詩書言文王受命皆言受天命也天命之豈僅命爲諸侯乎緯書赤雀丹書之語雖不可信然改元布號諒應有之必非仍守侯服也卽以此詩觀之於文王則曰其命維新於殷則曰天命靡常明謂天以命殷者改命文王矣雖不顯言稱王而其實已不可掩也向讀武

北京口
藏卷

成書已有辯今因歐陽語復論之

文王受命之年先儒論之各異以爲受命九年而崩者孔安國劉歆班固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之說也以爲受命七年而崩者伏生司馬遷之說也案武成誕膺天命九年逸周書文傳解文王受命之九年召太子發以是證之則九年之說信矣康成不見古文尚書又不信逸書故以七年爲斷孔疏謂文王受命之五年勞還帥勞訖被囚其年得釋即以歲莫伐耆六年始稱王此言非也受命改元縱未稱王其形已露況三分有二儼然勁敵紂豈得囚之既囚豈得復釋揆之情事當不爾矣又左傳襄三十一年　衛北宮文子云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懼而歸之斯語定不謬孔謂其年得釋囚之七年而歸之非也

得釋與七年之期互異尤未可信也至六年稱王本於康成乾鑿度注原屬臆說史遷周本紀皇甫謐世紀皆言受命元年即稱王矣

文王篇言文王受命作周故首章即言受命之事首二句言未受命之先德已著見於天末二句言既受命之後事天治人皆能奉若天道中四句正言受命之事而仍以德之顯命之時相配而言蓋作周之本在於受天之命受命之本在於與天合德詩美文王德乃第一義矣集傳以首二句爲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以末二句爲其神在天升降于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有天下舍人而徵鬼義短矣

案呂記引朱子初說本與古注合後忽易之不知何見

亹亹字見於易詩禮記爾雅爾雅云亹亹勉也易疏繫詩傳文王
記注禮器皆用此解則勉義非無徵矣宋徐鉉以說文無亹字
欲改亹亹文王亹字从女从尾董逌從而和之又引崔集注
作娓娓文王爲據皆謬說也經典字不載說文者多矣可勝
改字崔集注宋世已無其書不知董氏何由見也宋庠國語
補音謂經典相傳皆作亹字改之驚俗當矣董又引說文云
娓勉也案今說文云娓順也竝無勉訓又娓字許慎本讀若
媚其無匪切乃徐音也
陳錫哉周朱傳解爲上帝敷錫於周非也陳錫謂文王能敷施
恩惠豈指上帝乎左傳兩引此詩皆釋之曰能施國語一引
詩即承之曰布利皆與毛鄭合矣哉字毛訓載鄭訓始其

訓爲語詞者李氏之謬也集傳用其說而復代以于字哉與
于本不相倫可通用乎至載始兩訓毛鄭雖殊然載亦可訓
始其曰載行周道王肅述毛意耳左傳國語引此皆作載左
傳羊舌職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宣十五年造周正是始義
國語芮良夫云載周以至於今載周與至今首尾之詞也與
造周同義韋昭注云載成周道載成者始成之也惟杜預左
傳注曰載行周道預事晉武帝肅賈帝之外王父宜乎襲用
其語矣
本支百世不顯亦世言君世爲君臣亦世爲臣也所世皆顯德
之士不在譏世卿之例矣又春秋時周召毛凡蘇蔡諸族皆
一周初公卿後宣十年左傳疏云鄭駁異義引尚書世選爾勞

又引詩刺幽王絶功臣之世然則興滅繼絶王者之常譏世卿之文於義何居此篤論也可見世卿自是先王舊典不始於東周也譏世卿乃公羊子之說非春秋本旨

思皇多士皇訓美者呂記引顏氏之說也毛云皇天也於緝熙敬止緝訓續熙訓廣者歐陽氏之說也毛云緝熙光明也假哉天命假訓大者蘇氏之說也毛云假固也此說之異於先儒而有理者也

有商孫子臣有商之子孫也言天命之如此二語意本協此箋義也今云即有商之孫子觀之既不接上義下語又復出矣

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毛云殷士殷侯也疏謂即前商之孫子當矣士者男子之通稱五等諸侯及公卿大夫皆可得此名此文凡周之士思皇多士濟濟多士即其明證集傳曰諸侯之

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子孫之臣屬其說本漢書師古注朱子自言最愛顏說茲其一與然釋士字何其拘也二王之後來助祭有振鷺之詩微子來見祖廟有客之詩二頌所美何嘗指其臣屬耶且前章云商之孫子侯于周服此服黼冔而裸將正侯服之事如何以臣屬當之

王之藎臣傳云藎進也箋云王之進用臣當女祖為之法夫多士士周楨文王進臣之事也詩之文義前後相應古注允矣今解為忠藎之臣恐大迂藎本染草之名詩人以其音同故借為進義毛公得於師授當不誤也由進而復轉為忠不已遠乎今忠藎二字習為常語忘其本訓

永言配命集傳曰命天理也天理即德耳言修復言配不既復

於王肅孫毓與案大學引此詩鄭注云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彼釋文云易以豉反注同則康成初說原以爲難易之易箋詩時改之耳

宣昭義問毛訓義爲善鄭訓爲禮義之義釋文云義毛音儀鄭如字益音隨訓異也朱傳則訓從毛音從鄭

天無聲臭難可倣傚欲順之者當法文王此正見文王德合於天也與首章義相應矣朱傳解於昭陟降皆以爲其神在天則已非合德之意至末章傳又言文王與天同德終首章之義何前後之不相顧也

大明

大明緜二篇集傳皆以爲周公作之以戒成王不知何本殆因

乎源謂此篇凡八言命當通爲一義正詩敘受命作周之命也其命維新帝命不時假哉天命上帝既命言命之歸於周也一言靡常兩言不易言命之所以去商而歸周也文王與天合德故能受之成王能述修文王之德則亦能配之配命者謂配合上帝眷命之意配命之實不外聿修配命之效自致多福四語意相連貫毛鄭但云配天命而行不云何者爲命正以此詩屢言命其義本同不須復解也

聿遹皆訓述毛義也亦雅義也見釋言德卽爾祖之德故云述而修之句義又相接成矣今以爲發語詞未知何本

駿命不易釋文云易毛以豉反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也然此詩毛不爲傳孔疏述毛則仍用鄭說甚難之解其出

文王篇而連及之耳夫文王詩之爲周公作僅見於呂覽呂覽之言出於戰國策士非傳信之書錄其說以存疑可也文王篇尚未可確指爲周公況此二篇乎

大明敘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夫文武皆有明德皆受天命敘於文言德於武言命互文爾前篇專言文王此篇由文而及武欲言文則追本王季大任欲言武則追本大姒詞雖泛及意有專歸猶思齊亦言任姒而總以頌美文王立言當有賓主也敘獨言文武得詩之旨矣朱子辨說曰此詩言王季大任文王大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敘說是謬矣詩書但言天命文武不言命王季也況任姒婦人亦受天命乎周南敘僅美后妃之德化朱子猶大譏之以爲

禮樂刑政悉出婦人之手及自爲辨說則謂婦人而受天命是何言之相戾耶

明明在下章毛傳目文王鄭兼指文武爲一篇之總括鄭說勝矣近皆以爲泛論其理則不然敘言有明德正指首句明明言耳若泛論明明不得解爲明德當兼美惡爲義與敘不合況詩中凡言明明皆爲美稱茲何得獨異又敘言文王有明德與天命武王意互相備是顯以詩之明明爲文武之明德矣以爲泛然論理尤不合也案詩主美周而首章爲全詩發端先言周之得天見周所以興繼言天之棄殷愈見周所以興此總言之下七章方詳述之耳若章首徒泛論其理章末又言殷而不言周與全詩絕不相蒙恐無此篇法

天位殷適傳云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疏引鄭氏書敘注微子爲紂同母庶兄事釋之夫同母而分適庶最非通論且事出呂覽不見正經何足深信鄭據之以釋書敘孔又據之以釋詩過矣微子庶而長故爲元子紂少而適故爲正適名稱自合何必同母乎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箋云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於周疏申之云殷商爲有天下之大號而云自彼以商對周故知自其畿內此語得之集傳以爲商之諸侯皆謂之殷商不必定在畿內此未必然也就商時言則周亦商之諸侯不得獨名摯爲商而與周分彼此也自成王時追述而言則摯亦周耳非商也文義難通不如畿內之說當矣周

語云摯疇之國由大任注云二國矣仲仲虺之後夫仲虺雖國於薛既相湯致王爲開代勳臣其子孫當別有食采於王畿如周之周召二公者則摯爲畿內國信矣又唐書世系表云祖己七世孫徙國於摯祖己者仲虺之後此語非是季歷娶婦時尚未爲世子乃古公初年也計古公在位去武丁未久祖己事武丁其子當與古公同時此時大任已生於摯安得其七代孫方國於摯乎宋洪邁言唐書世系表皆承用各家譜牒故多謬誤良然矣

曰嬪于京朱子以爲曼言以釋上句之意又引書釐降二女于潙汭嬪于虞證之此本鄭箋然非詩旨也上句來嫁于周詞甚明白何必重言以釋之哉況堯典孔傳本謂舜能以義理

下二女之心使行婦道於虞並不如朱子所云也王肅述毛
曰盡婦道於大國正與書傳同意優於鄭矣

文定厥祥毛以文爲大姒有文德而祥爲善鄭以文德爲納幣之
禮祥爲卜吉意各別矣孔疏申毛既言大姒文德又言文王
以禮定其卜吉之善祥則文字作兩解殊少晝少而以卜吉
爲善祥亦非毛訓祥爲善之意也竊謂昏乃嘉禮毛云善者
猶云嘉禮耳大姒賢故文王聞而求之是當時嘉禮因大姒
文德而定毛意當如此

岐周卽今鳳翔府岐山縣在府城東五十里莘國在今西安府
同州郃陽縣南二十里有古莘城二國皆在渭水之北所謂
親迎于渭者當是循渭而行非渡渭也造舟爲梁不知過何

水傳箋無明文嚴緝以爲渡渭恐非是

造舟爲梁造字體草皁三音俱可讀本作艁說文云造古文从
舟方言云艁舟謂之浮梁玉篇云天子船曰艁廣韻云以舟
爲橋曰艁此其證矣案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
特舟本爾雅文也彼注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艁舟孫炎曰
艁舟比舟也然則比舟乃艁字本義餘訓皆借耳觀古文从
舟可見左傳艁舟於河昭元年　孔疏云艁爲至義言舟相至而
並比也艁本爲比舟何必由至義以通之迂矣集傳云造作
也作舟于河比之而加版夫訓造爲作是詩僅言作舟耳作
舟止成舟如何便成梁耶苟不補出此義詩幾爲不全語矣

纘女維莘纘大任之女事者維在於莘也長子維行莘之長女

維行大任之德也太任之配王季維德之行大姒之配文王
亦維德之行故曰纘也兩行字義本同今以爲女子有行之
行非是

保有命爾箋云安而助之又遂命之疏申之云身體康彊國家
無虞安之也多生賢輔年壽九齡助之也文王之受丹書已
云降德滅殷發誅紂及渡孟津白魚入舟是又遂命之也剖
析甚明集傳於此三字不甚分別其義意丹書白魚之事非
所欲言乎然經文字義須一一有歸也源竊爲之說曰文王
爲西伯已三分有二及武王伐紂諸侯八百國不期而會孟
津是又遂命之也民心卽天命故以當之庶不入識緯之說
耳

武王告神之詞已稱周王發矣至牧野臨敵又曰維予侯興此
本其初而言也言此以侯而興卽知彼以王而亡興亡之際
故抑揚其詞且使後人知鑒矣至嚴緝載朱子之言曰予侯
猶言我后商人稱之也義亦通

會朝清明毛傳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鄭易傳解清明爲昧爽
孔疏是之然毛義正大矣至嚴緝以清明爲雨止則傳會殊
甚彼引尚書孔傳雨止畢陳及六韜武王至河雨甚雷疾太
公率衆先涉此兩文爲證且言師以雨敗者多矣故以清明
爲得天助太公先涉故以尚父鷹揚發之皆謬說也六韜之
書後人贋作其可爲據耶孔安國之言本於周語伶州鳩州
鳩言陳未畢而雨爲天地神人協和之應故孔傳引之證休

命之意是孔以得雨爲天助而嚴以雨止爲天助也用其說而反其義可乎

緜

緜詩自土沮漆是扶風之漆沮名物疏語已詳於吉日篇矣馮又云不窋徙居戎翟之閒在今慶陽府公劉遷豳在今西安府邠州淳化縣西百二十里三水縣漢縣也元廢明世復置界當涇水之西及大王自豳遷岐踰梁山始至岐山北漆沮合流之處梁山在今西安府乾州城西北五里當豳之西南孔仲達緜詩疏云漆沮在豳地二水東流亦過周地非也若漆沮在豳則公劉于豳斯館已有宮室大王何爲陶復陶穴哉正以大王初至扶風之地故未有家室耳源嘗三復詩詞合之毛傳知馮語良是也今以緜詩首章爲大王居豳事者始於康成耳毛傳本無是說也傳於首章即述大王避狄去豳遷岐之事而繼之曰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則明以復穴係之岐下爲古公初到之居矣又曰未有寢廟未敢有家室蓋因五章俾立室家作廟翼翼竝言此章止言家室而不言廟故補其未及是明以此章未有與五章俾立遞相首尾彼既在岐此不應獨在豳矣又三章傳曰周原漆沮之閒合周原與漆沮爲一是明以首章之居傳訓土爲居　漆沮卽居此周原矣夫遷岐之始草萊甫闢復穴而居理或有之公劉居豳至大王已經十世安得尙無家室不獨于豳斯館見公劉篇而已再考七月篇所稱塞向墐戶入此室處入執宮功亟其乘屋

蹐彼公堂諸語皆有家室之證也至於鬱縪裘褐觱戄兕觥脽陰春酒諸禮儀文物燦然畢具豈穴居人所能辨邪則首章所言其爲初到岐周未遑築室時事無疑也首章先言岐土之荒涼下章方言大王相度經營之次第立言之敘當如此也康成誤認傳意故於首章之述遷幽則解之曰爲二章發不知二章傳安得預發之首章決非毛旨孔又過執箋說曲爲解釋謂在幽實有宮室因欲美大王在岐新立故云在幽未有以爲立文之勢夫詞氣抑揚詩人容或有之但不應太過其實況同一岐土始榛蕪而後翦奠方見大王創造之美何得以幽相較乃成文勢乎然箋疏之致誤其故有二一則見次章方說遷岐首章定是未遷時一則見傳訓古公爲幽公遂謂因在幽而稱之也獨不思首章先言岐下風土次章追敘遷居情事文義未嘗不順且相度既定即繼以築室耕田事相接續次章之義自應與下諸章連貫成文也又古公本自幽而來則雖在岐亦可蒙幽公之號不必過泥若泥幽公爲未去幽之稱則民之初生傳釋民爲周人獨不可證其爲周原之民乎此章之誤始於鄭而成於孔後儒相習莫覺其非得馮義方見毛傳之眞面目故備論之以俟後之博識者

瓞爲瓜紹而小於先歲之瓜穫爲舉之胄而後世益微不能如舉之爲天子故詩以爲喻箋云緜緜然若將無長大之時是也緜緜亦微細之意舉是瓜穫至紺是瓜穫大王肇基王迹則

非厥矣詩欲美大王之盛而先言其先世之衰故言瓜瓞以爲式微之喻也後世文人用瓜瓞爲故實者專以況子孫蕃衍宗祀延長與下世下年同意殆誤認詩旨

復穴皆土室復則築土爲之穴則鑿地爲之其形皆似窑竈箋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是也朱傳云陶窑竈也復重窖也是直居於窑內矣恐無此理況陶復既各爲一物爲古公所居下又贅陶穴二字不成句法案復字本作窡說文云地空也引此詩朱子重窖之訓不知何本又案古者窟居隨地而造平地則築土爲室鑿地則鑿土爲穴窡穴皆開其上以取明

堇荼如飴堇字訓爲堇音謹訓爲烏頭者音靳朱傳從孔疏以堇爲烏頭而仍用釋文之謹音疏矣

堇荼如飴孔疏云內則堇音枌榆則堇是美菜非苦荼之類釋艸云葰堇艸郭曰即烏頭也則堇者其烏頭乎若堇音之堇雖非周原亦自甘矣嚴緝非之謂烏頭乃毒物肥美之地能使草無美惡皆猥大豈能變毒爲美此堇定是堇音之堇案嚴說良是毛傳云堇菜也鄭箋云菜雖苦者甘如飴若是烏頭則當云草不當云菜且其味辛亦不苦也孔失毛鄭意矣又荼雖名苦菜草木疏言其得霜則甜脆而美故禮羊之芼豚之包皆用之本非惡菜也又爾雅齧苦堇注云今堇葵也葉似柳子似米汁食之滑本草堇汁味甘公食大夫禮鉶芼皆有滑注滑堇音之屬士虞禮鉶羹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

冬萱注以苦爲荼萱爲堇屬合此諸說觀之二物正是同類苦荼苦堇同以苦得名然堇味甘美荼亦甜脆堇則禮用以爲滑荼則禮用以爲芼安得謂非類乎孔誤矣大抵二菜元非苦物但未必如飴耳周地獨如飴所以美也若甚苦之物雖膏壤豈能變爲甘哉又案士虞禮注既訓苦爲荼萱爲堇屬卽引詩堇荼如飴證之是康成注禮明以此詩之堇爲苦堇矣孔雖申鄭而不得其意

孔以堇爲烏頭朱傳又從之故堇萱之堇無復詮釋今案堇萱一類也內則注云萱堇類冬用堇夏用萱釋文云萱似堇而葉大是已又案苦堇兩見本草草部及菜部皆收之唐本草水堇言其苗也入菜部本經石龍芮言其子也入草部中品

陶隱居云生石上其葉苦芮然短小故名說文言其根如薺菜如柳烝食之甘後漢馬融傳注言其華紫葉可食唐本注亦云此菜野生井人種葉似蕺華紫色李氏綱目云此旱芹也又有一種黃華者有毒殺人謂之毛芹

慰止左右定民居也疆理宣畝授民田也各分四義孔疏云乃安隱其居乃止定其處乃處之於左乃處之於右乃爲之疆場乃分其地理乃教之時耕箋云時耕曰宣乃治其田畝分疏明且確矣然又云疆理是一宣畝亦同但作者以乃閒之而成句耳夫時耕與治田誠一事也疆是分其經界理是辨其土宜截然兩義何可合爲一乎此過泥箋語矣又此詩疆字監本注疏不从土釋文作強云本亦作疆同居良反今俗本此詩

皆增土作疆矣案疆本作畺說文云界也從畕三其界畫也
疆乃或體又作彊壃畺又案畕比田也从二田音與畺同
鼛皋通用周禮地官鼓人掌鼛鼓考工記鞮人爲皋鼓總一鼓
也章氏考索謂皋者緩也故以節役事良然
毛傳以皋門應門爲天子之制鄭箋謂諸侯亦有皋應毛說當
矣諸侯無皋應朱子辨之是也孔疏欲證鄭說引襄公十七
年左傳宋人稱皋門之哲謂諸侯有皋門亦有應門誤矣宋
築者譌言澤門不言皋門也據杜注澤門是宋東城南門非
外朝門也毛云王之郭門曰皋門孔云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案彼釋文言澤門本或
作皋門者誤孔所據當此本矣然則以爲朝門者豈服賈諸
家之說耶

傳云冢土大社也案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泰社疏云在庫門
之內右正此大社矣朱子謂大王初立岐周之社武王通立
周社於天下且以漢初令民立漢社稷證之語見大全誤矣大社
之尊正惟天子得立耳安得天下盡立乎諸侯有國社侯社
大夫以下又有置社安得又立大社乎皋應二門爲天子之
制則諸侯不得立何大社反通於天下乎況漢事亦未可證
周也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傳云肆今也故今文王言緜詩爲
文王而作而推本於大王應以文王爲今也故承上章立社
言大王立社有用眾之意故今文王不絕恚怒敵人之心也
朱傳肆字從毛解又以不殄爲大王事則今義贅矣又故爲

因上之詞卽非新故之故矣爾雅肆故今與毛傳同則亦釋詩也郭注乃云肆旣爲故又爲今義相反而兼通殊非詩雅之旨

柞棫爾雅云棫白桵音綏郭注以爲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疏據三蒼說以爲棫卽柞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桵孔疏竝存兩說不能辨其孰是朱傳本從郭注而大全引東陽許氏語申之則純襲陸疏之言與朱意正相反而引以爲證舛矣案白桵本草用其核爲藥名蕤儒隹切核入本經上品陶隱居云大如烏豆有文理如胡桃核蜀韓保昇云葉似枸杞而狹長華白子附莖生紫赤色大如五味子多細刺宋蘇頌云木高五六尺莖閒有刺此三家注所紀物色形

相皆與郭氏同朱子獨取其說良有見矣至陸疏之棫亦載本草言櫟有二種一種不結實者名棫是也然非此詩之棫柞棫拔矣柞棫斯拔拔字从手旁蒲貝反疏云拔然生柯葉也枝本蒲八反訓擢柯葉生正拔擢之狀音雖殊義實相因耳韻會拔字四見獨於泰韻作枝从木旁注云禮韻續降豈非後人傳寫妄易偏旁而禮韻併收之耶於泰韻注云又見隊韻於隊韻注云又見曷點韻則四韻共一字彼三韻皆爲拔何此韻獨爲枝乎

昆夷駾矣維其喙矣毛云喙困也孔疏云喙之爲困未詳案晉語靡笄之役郤獻子傷曰余病喙喙韋昭注云喙短氣貌郤以喙爲病病豈非困乎短氣亦困之狀此足證毛義矣仲達何

未憶及耶又方言云瘵倦也郭注云今江東呼極爲瘵瘵因引外傳鄙語又曰瘵極也注亦云江東呼極爲瘵然則瘵瘵瘵三字通用矣又廣雅瘵困同訓極廣韻瘵字亦引此詩云困極也亦作嗼亦作瘵

虞芮質厥成傳云質成也成平也疏云質成平釋詁文三字義同言二國詣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案成乃鄰國結好之稱左傳求成請成行成董成皆此義質厥成猶云成其成爾正指相讓而退言始爭而今讓是乃成矣從此歸周者四十餘國文之王業乃大故繼之曰蹶厥生蹶生與初生相首尾周家王業之生大王始之而漸興文王動之而益大正見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興敏義合後儒解成字生字異說紛紛俱非

詩旨

棫樸

棫樸薪槱是俊乂盈朝之喻烝徒舟楫是策力畢効之喻敏所謂能官人也朱子論興體最輕於此二興止以數助字畢之不究其義宜其以敏爲誤矣至次章之奉璋三章之六師正舉祀戎兩大事見賢才之用乃漫解爲天下歸之天天下之歸豈僅助祭之髦士從征之武夫已哉其作人之化能使汚俗一新箋謂作人者變綱紀之施能使四方咸理則又言其政教之美見官人之效耳朱傳總歸於文王之德夫文德雖盛恐助理之人亦不可少況能官人不益見其德盛乎

棫樸次章王肅述毛以爲不言祭孔疏亦以傳解璋而不言瓚

則不以爲祭殊不知傳云半圭曰璋璋瓚之璋獨非半圭乎傳文質略偶不及瓚耳安見其必非祭也肅謂璋瓚不名璋疏引王基語駁之矣而仍用肅說以述毛不知何意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皆言文王之聖德正所謂勉勉也綱紀四方又言其政教之美及於天下耳集傳云追之琢之所以美其文金之玉之所以美其質勉勉我王所以綱紀乎四方或問所美之人爲誰朱子曰追琢金玉所以興我王之勉勉也據此則其相其章當與綱紀四方矣上二語各四字分爲兩截恐破碎不成文義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二語皆比也集傳以此章爲興失之矣章周王之文也相周王之質也追琢者其文比其修飾也金玉者其質比其精純也一喻一正相爲形況有客篇追琢其旅白駒篇金玉爾音同一句法耳綱爲罔之綱紀爲絲之紀以喻我王之爲政於四方亦比也假象於器物而去其如似之稱詩中比體類此者多有如我心匪石我心匪席价人維藩大師維垣諸詩皆是集傳概以賦目之矣但朱子釋詩多於興中分立比體獨此詩本比也而又以爲興殊不可解

旱麓

首章毛傳純用周語爲說謂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易樂本不以上二句爲興也鄭易之曰林木茂盛者得山之潤澤也喻周民豐樂由其君之德教始以爲興體矣疏申其意謂詩美君德當以養民爲主不應惟論草木周語遺其興

意毛傳亦於作意未盡故箋申而備之源謂此詩之旨周語
及毛傳盡之矣陰陽和山藪殖乃紀實事非取喻也山藪民
所取材也物產蕃庶財用富足正所以養民安得謂惟論草
木乎魚麗詩卽魚酒二物以明萬物之盛多此詩卽榛楛二
木以明資用之饒裕舉一以見百其義同也古人引詩雖多
斷章然如單穆公所云乃正解也呂記以榛楛喻君子以榛
楛得麓而滋茂喻君子承先祖而受福亦以此章爲興而興
義則殊蓋箋疏以君子目大王王季而呂記用邱氏說以斥
文王故取興亦別也

詩二言瑟瑟兮僩兮傳云矜莊貌瑟瑟彼柞棫傳云衆貌瑟彼玉
瓚毛無傳而箋云潔鮮貌案此瑟釋文云又作瑟說文引詩
亦作瑟云从王瑟聲王英華相帶如瑟弦也則與彼二瑟本
異字矣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鄭氏中庸注云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鳶飛
戾天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其明著於天地也此解本與傳
義不遠及箋詩則以喜鳶飛喻惡人遠去魚躍喻民喜得所義
短矣疏申鄭意以爲變惡爲善乃作人之義殊不知道被飛
潛萬物得所作人氣象如此尤爲廣大也

民所燎矣釋文云燎說文作爓云柴祭天也案爓說文曰从火
从眷眷古文愼字祭天所以愼也又爓與燎別說文燎放火
也从火尞聲此詩燎字鄭箋訓煇燎則是燎非爓矣陸氏引
說文非箋義

皇清經解卷七十六終

漢罕樊 封舊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

毛詩稽古編

文王之什下 正大雅

思齊

學海堂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敘語首章正言所以聖故專美大任之德能上慕先姑之所行下爲子婦之所續耳集傳以聖母賢妃竝言失輕重之權矣周南敘言后妃而不言文王朱子猶大譏之及釋此詩乃直謂文王聖德本於內助何耶又孫奕示兒編欲讀思齊之齊爲見賢思齊之齊言大姒思齊於大任又思嫺於周姜是此章專美大姒而謂文王聖德全由婦力也謬益甚矣

思齊次章鄭義多勝毛以宗公爲大臣與晉語胥臣引詩合勝毛宗神之訓以寡妻爲寡有與康誥寡兄義合勝毛適妻之訓以御爲治與大誥御事義合勝毛逆迎之訓宗公與御孔疏右鄭言之備矣至寡妻之義竝加申述未置抑揚源謂寡爲寡有兩見尚書孔傳康誥寡兄康王之誥寡命皆以寡有爲美稱此箋云寡有之妻言賢也正與二書相符較之適妻惟一之解當出其上矣若蘇氏以爲猶言寡小君最爲謬說寡小君者對異國之謙詞耳詩方頌美文王之聖反代謙其如后爲寡德耶

鄭取雝雝在宮三章章各六句以在宮爲養老於壁雝在廟爲祭於宗廟不顯四句承在宮不聞四句承在廟各取二亦字一肆字文義相對古之人二句總結上二事於經文極明整但判在宮爲壁雝終屬武斷故後儒不从其說惟無斁訓爲無擇源竊有取焉言古人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臣下令此士皆有名譽成髦俊也疏謂此經本有作擇者不爲破字較優矣又射斁二字俱訓爲厭一篇中字異而義同似屬未安若從鄭則無此嫌

雝雝在宮三章毛鄭異解近儒皆宗毛而小變其說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毛云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今則以爲雖幽隱而若有臨之雖無厭射常有所守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毛以爲大疾害之人不絕之而自絕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今則以爲大難雖不殄絕光明自無玷缺此其不同也源謂戎疾二

句兩說俱可通其不顯二語則毛義爲優孔申毛意以此二語承上離肅言離離肅肅此顯德也然此顯德豈獨在官廟乎亦以臨於民上矣既以顯德臨民民無猒者亦皆安之上句言君臨下下句言民化上意自相成也案大雅周頌多言不顯皆反訓爲顯惟抑詩無曰不顯連莫予云靚成文明是正言不顯與特言不顯者自別不可以例此詩也至於雖無猒射亦常有守則尤礙於文義不猒正是能守耳反云雖不猒亦有守哉

思齊之三四五章文義相承故兩用肆字肆故今也故者因上生下之詞也亦臨亦保言君民感孚之妙故繼以惡人殄絕王業遠大皆以治功言亦式亦人言文王性與天合故繼以成人小子修德敏行皆以學術言章斷而意接兩故今不盧設矣

古之人謂古昔聖君非指文王也毛鄭意同王肅云文王性與古合是言古人正借以美文王耳於義自通李氏以爲指文王非是詩言古多矣自古有年古訓是式自古在昔振古如茲未嘗以近世爲古也東萊引典謨稽古爲證亦不然以典謨稽古目堯舜禹咎繇亦後儒之臆說孔氏書傳不作是解矣

古之人無斁傳云古之人無猒於有名譽之俊士釋文以爲此王肅語是斁字毛無傳也疏亦言斁字經本有作擇者然則作斁而訓猒乃王肅述毛如此毛無傳安知不同鄭爲擇乎

唐世詩學有毛韓二家而疏云作擇不言是韓詩則當指毛本言矣竊意古本毛詩元有擇斁兩文鄭王述毛各據一字立解後儒傳寫誤譌王語入傳遂以王說當毛義而目鄭爲易傳幸擇字尙存他本故不疑鄭改經耳陸既知傳文是蕭語又云毛音亦訓猒殆習而不察也又孔疏不言作擇者係何詩而董逌言韓詩作無擇此特因疏語而臆度其然未有他據不足信也

皇矣

首二章傳箋本指文王後儒以爲大王之事殆非也玩經語與大王事不合者有三大王居位當商祖甲之世時商未有衰政也何云其政不獲乎一也大王避狄岐勢最微弱後雖寖以彊盛爲王業之基然終身爲諸侯未嘗受天之命何得云受命既固乎二也先言文王而後追溯其前代故三章云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益謂天之興周邦而生明君也自大伯王季之時已然矣若由大王順敘之則當云至何云自乎三也後儒以爲大王事者徒以二章言刊除之事惟遷岐之始當有之又三四章述王季之德首二章當言大王耳殊不知生聚漸蕃則草萊亦漸闢文王地廣民衆倍加於大王時又遷程遷豐連作兩都皆翦榛蕪而爲廬舍轉荒翳而成膏腴者也豈能無事於刊除邪至三章述王季以自字發端爲追溯之詞愈證首二章之言文王也況次章云帝遷明德七章云予懷明德兩明德前後相應自應屬文王矣又漢書

郊祀記載匡衡奏議云乃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衡治齊詩者而爲此言則首二章之美文王非毛鄭二家之說矣

其政不獲指二國言則爰究爰度亦應指四國言句法本同也程子以究度爲天意四語文義不倫矣且究度是天意則下語上帝不複出乎

爰究爰度傳云究謀度居也此維與宅傳云宅居也蓋古宅度二字通用皆待洛反而訓居傳義允矣鄭訓度爲謀非古義又禮記引詩宅是鄗京王充論衡引詩此維與宅石經堯典宅嵎夷宅皆作度公劉度其夕陽二度字疏述毛意亦引皇矣傳訓爲居又小爾雅云里度居也義亦相合

上帝者之毛訓者爲惡鄭訓者爲老鄭謂天須假音暇此二國養之至老取義亦優但以下語合之則毛說爲允憎惡義同憎其以淫虐之人用大位行大政正惡之之實也集傳用或說改憎爲增訓式廓爲規模皆臆創之解惟訓者爲致本武頌毛傳較爲有理但解者之爲所欲致者文義全不與經合而者之之字無歸著不如毛說之當

此維與宅鄭云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此與匡衡奏議見本篇首條意同皆以爲天居之下章帝遷即此義遷而就文王與之居也漢世皆作是解定有本矣始則顧之既而宅之語意相應且天無形體而言顧天無首目而言宅其爲假託之詞又同古注妙得經意不可易也程子曰使其

居西土以王天下鄭漁仲曰可與居天子位集傳曰以此岐周與大王爲居宅三說小異而以與宅爲入居之則均殊不知周自后稷以來世居西土不必至文王時天始與之且周之興以修德不以宅岐誇宅岐爲天與尤非詩指至詩言與宅不言何所宅正連上西顧爲文謂宅西也若言居天子位是經文乃不宅之語必須鄭氏代補尤屬謬見

皇矣次章章八句言刊除林木以作室治田作屏修平砍闢壤剔皆刊除之事毛鄭止統爲一義蓋不言孰爲不材而去之孰爲美材而留之也蓋作詩者欲形容生聚之蕃非講論樹藝之法意有所主耳埤雅論刊除次第謂始之所去惟木之枯櫱者櫱既而民益眾復闢地以容之則併去其茂者灌又次及其材者櫱梱據終則及其材之美而宜蠶者厭柘此義優矣朱傳祖程子之說以作屏爲拔去砍辟爲芟除是去其不材也以修平爲疏密得宜攘剔爲去其煩冗使得成長是留其美材也特說甚美然非詩之正指且未聞灌櫱之材於檉椐也名物疏辯之甚當茲述其意而廣之

檉櫱灌櫱檉椐樻柘八者除櫱灌非木名餘五木皆嘉植也

芝楠即櫧櫟八君燕食之席羞見內則及鄭注楠材可爲車轅見陸疏河柳爾雅檉即河柳八藥一年三秀寇氏衍義謂之三春柳天將雨先起氣以應之草木疏謂之雨師又大寒不凋有松柏之性靈壽木即椐似竹有節長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合杖不須制理見漢書師古注而草木疏亦言其節中腫似扶

老可爲馬鞭及杖擷柘宜蠶取其絲以弦琴瑟清饗異常材又中弓幹五者皆有用於人而與槁樠樸屬叢生灌之木同在刊除之列者詩特借此以見民之樂就有德歸懷日衆嚮時園囿林麓漸變爲民居耳周之興也轉榛棘爲室廬其衰也化宮廟爲禾黍興衰氣象徵於草木而可知詩人言在此意在彼不可徒泥其詞也若從伊川之解則僅老圃之事耳豈所以美文王哉

其灌其栵傳云栵栭也此爾雅文說文亦同郭注謂子如細栗陸疏謂葉如榆皆以爲木名也程子曰行生曰栵而朱傳从之不知何本程朱之爲此解者定以栵字本爲从列有行列之義且經文灌栵同句欲訓灌爲叢生行生相配成文耳不知字

訓須有本栵字釋文例列兩音元諧列聲何嘗會行列意乎又古人文體不似後世之拘豈必兩兩相配以求工乎

栗種最多其小者有二實如橡子者名榛栗見地卑曹風及大雅之旱麓如指頭者名茅栗即爾雅之栭栗注以爲樹似槲而卑小子如細栗者也亦名栵栗見大雅皇矣篇釋文云江淮之間呼小栗爲栭栗廣韻云栵細栗今江東呼爲栭栗楚呼爲茅栗是已又草木疏釋榛栗云又有茅栗其實更小而木與栗不殊但春生夏華秋實冬枯爲異耳此亦指栵也然則茅栗之稱舊矣筆談及埤雅謂當爲茅栗茅字乃芧字之譌未知果當否也

帝遷明德謂天意去殷而卽周徙就文王之德與上章西顧與

宅相應串夷載路謂周家習行此常道至文王則益大天意
徙就之以此毛訓路爲大當作是解王肅述毛以載路爲居
大位文義未安至程子訓載路爲滿路後儒仍其說謂民之
歸周者滿路而不絕夫以載爲滿古無此字訓也且上言帝
遷不言民歸字義句義俱乖舛而難通矣案此章民之歸周
皆於刊除見之若乃習行常道克當帝心又言民歸之本語
義相承各有所主也集傳從鄭以串夷爲患夷云卽昆夷而
滿路之解則從程

爾雅釋詁妃媲也天立厥配毛傳同毛不破字作傳時經文配
字當从女旁矣故箋疏皆解爲賢妃而以大姒當之爾雅某
氏注亦引此詩云天立厥妃則益信矣歐程解爲配天而吕
記嚴緝从之義雖可通然非詩恉朱傳則宗鄭而目爲大義
爾雅釋詁善也帝省其山之省正合斯義故鄭用其語柞棫
斯拔松柏斯兌正所以善其山也鄭又謂和其風雨使樹木
茂盛非徒養其民人是也後儒以訓善驚俗仍爲省視解然
下二語難通矣又禮記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鄭注
省亦訓善何景純釋爾雅反云未詳其義乎

兌本卦名說其本義也字兩見詩緜傳云成蹊也皇矣傳云易
直也行道故言成蹊松柏材幹滑易而調直各隨文
釋之耳集傳兩兌皆訓通行道而言通卽成蹊意也以松柏
爲通迂矣因解之曰此言山林之間道路通又云木拔道通
竟忘此詩斯兌連松柏爲句矣

帝作邦作對傳云對配也箋云作配謂生明君也案文王篇克配上帝意正同君以臣爲配故曰匹曰仇天以君爲配故曰對曰配配者相須之義天須君以代治民君須臣以共治民民失所則無以爲配矣此古人字法之妙也今以對爲當未見其勝

左傳引皇矣之四章作維此文王詩疏及左傳疏皆謂師有異讀後人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以源意論之當以作文王者爲正此經毛無傳王逎毛者也而注爲文王則毛本作文王可知左傳引詩作文王復云近文德矣申言九德爲文王之德則傳文決無誤況王此大邦非文王不足當之鄭以追王爲說殊費回護

明類二字程朱俱不用古注程以明爲知之類爲踐之蓋轉省似爲踐履與明分知行兩義也解類字稍紆回矣朱以察是非分善惡二義相配夫察事之是非分人之善惡一明字足盡之何必增立類名哉若聖人明無不燭則察是非分善惡特明中之條目尚未能盡明義安得分配類義乎不如左傳以照臨四方言明其爲義廣大也至類訓爲善爾雅文也勤施無私乃人君之善道義出左傳是詩說之最古者故鄭箋既云類善又引左語實之也案詩凡言類多訓爲善如永錫爾類毛云類善也鄭云類善也皆是箋義不妄矣又嚴緝謂明類是一意長君是一意順比是一意彼徒求文義整齊耳

毛引左傳擇善而從曰比疏申其意言服杜注皆不得其解當

謂擇善而從以比方文王案服云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杜云比方善事使相從是服杜釋比義重於擇孔釋比義偏於從俱可通但克比之比與下比字文同而義殊上比擇善而從惟取其能比未定所比何善也下言比文是專美其文德不主於比意各有指矣孔欲彊克比義與下比合不已固乎又比與文毛皆依左為解則此兩字當分為二德孔謂克比即比文尤非毛旨

比于文王箋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盛德以聖人為匹世有稱子而美其似爻者安有稱爻而美其似子者乎斯已徵矣朱傳訓比于為至于呂記用李氏說謂後世亦繼其德比于文王於義皆安但左傳釋此文為九德之一不應指後人言文

文為一德與八德同例則此文字乃美德之泛稱不專指謚號所謂文王非西伯昌之文王也劉炫云可比於上代文德之王見左傳疏較為明優矣毛用左傳經緯天地語以釋此文意當與劉同箋疏之申毛恐未合其意

其德靡悔言德盛如此無可悔之舉動也德字總上九德言左傳云九德不愆作事無悔乃此詩之正解薄德之人動輒有悔悔在事不在德也自亦悔之不徒人恨之此詩毛不為傳意應同左鄭謂德比文王人無以不應比而悔之者孔據公劉傳述毛謂文王之德不為人恨而王季比之集傳謂其德無遺恨皆以悔指德言與左亳釐之差

無然畔援傳云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云畔援猶跋扈釋文引

韓詩云畔援武彊也鄭義殆本於韓漢書敘傳云項氏畔換黥我巴漢師古曰畔換彊恣之貌猶言跋扈也皇矣篇曰無然畔換顏又本鄭義朱傳祖毛得之正叔訓爲黨比恐屬臆說

誕先登于岸岸字毛訓高位鄭訓獄訟皆迂程王兩家取涉川濟難義庶近之集傳云岸道之極至處此內與到彼岸之義也晦菴蓋陰襲其意然詩爲用兵發端非講學也未敢奉爲正解

毛以阮共旅爲周地名而徂爲往鄭以阮徂共爲國之旅毛以阮共爲密人所侵而文王遏之鄭以阮徂共爲密人之黨而文王侵之兩家之說種種差殊然毛之師傳甚遠鄭說又本魯詩非出臆見而皇甫謐攷據甚精亦用鄭說皆非無稽之談也先儒之說有當並存之不必斷其孰是者此類耳案孟子引徂旅作徂莒以旅爲地名者良是莒非春秋莒子之莒孟子疏誤旅莒音相近故異文與朱傳以爲密師殆未必然

以阮爲國名密人侵之文王因以伐密者其說本於汲冢紀年紀年云帝辛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三十二年密人降於周師遂遷於程宋儒用此說詩而諱其所自出爾雅按遏皆訓止以按徂旅釋文云按安旦反本又作遏安葛反是此詩按遏二字俱可用義亦相通但按字並無遏音也

韻會始收按字入七曷韻注云捺也引白起傳按據上黨爲

證然史記注竝不音按爲邊非其證也朱傳按亦音邊豈宋
世有此俗音乎
以篤于周祐注疏吕記嚴緝及石經皆同吕記引孟子亦有于
字惟集傳本無之未知文公前之與抑後人傳寫而誤脫與
度其鮮原毛云小山別大山曰鮮此釋山文也注云不相連鄭云鮮
善也此釋詁文也爾雅釋文二鮮皆息淺反則上聲爲正矣
詩釋文云鮮息淺反又音仙二音竝存以在前者爲正則亦
宜讀上聲案鮮原見周書和寤解云主乃出圖及汲冢紀年
云帝辛五十二年周商至于鮮原直言是地名孔晁以爲近岐周之地孔
始伐殷秋次于鮮原通鑑外紀云鮮原在
疏亦以爲去舊都不遠岐之陽不出百里酈程邑周書文傳以夏
王在程作程寤程典謂此也又案周之程邑在漢爲安陵縣
地理純云安陵闕駰以爲本周之程邑酈今西安府咸陽縣
不長夏以革漢毛鄭及宋程張吕嚴諸儒各立一說源獨取毛
義毛云不大聲以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爲大
孔氏取孫王二家之說述之謂不大其音聲以見於顏色而
加人不以年長大有所變革於幼時言其天性自然少長若
一斯義優矣康成謂是乃申人以上所能不足以美文王故
別爲立說不知疾言遽色賢者不免惟聖人德性中和學養
純粹方可信其無鄭何淺視之哉彼立說紛紛莫能相伺何
不返求諸傳乎
詢爾仇方毛云仇匹也疏申之云詢謀於女匹己之臣以問其
伐人之方和同女之兄弟君臣既合親戚和同乃往伐崇此

解甚當謂臣爲仇匹者猶冤置之好仇假樂之羣匹也自鄭
用怨耦曰仇之訓而後儒遂以崇侯譖西伯事實之則文王
此舉乃爲修怨而動是忿兵非義兵也何以爲聖人哉又以
此章文義論之仇方兄弟皆共事之人也鉤援臨衝皆攻敵
之具也同其詢謀備其器械然後以之伐人詩語本有倫次
若以詢仇爲征伐則方言伐人忽及親親之義既言親親又
說用兵之事語雜亂無章矣又後漢伏湛治齊詩者也言文
王征伐詢之同姓謀於羣臣因引此詩證之意正與毛同大
足徵傳義之當

以爾臨衝釋文云臨韓詩作隆案古臨隆字同音古音考引證
甚詳然今北人土語猶呼臨爲隆則不僅古音爲然

崇墉言言崇墉屹屹傳以言言屹屹爲高大箋以爲將壞皃意
正相反案左傳僖十九年宋子魚言文王伐崇三旬不降後伐之
因壘而降則文王之於崇乃降服之非破滅之也固無事壞
其城矣傳義得之又案說文仡作屹云牆高貌引此詩正與
傳合

是禷是禡疏引周禮肆師注云禡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
曰黃帝蓋者疑詞或曰者存異說也朱傳曰謂祭黃帝及蚩
尤合兩說爲一以爲蒞祭二神殊失先儒之旨大全引漢書
高帝祭黃帝蚩尤於沛庭以爲證夫漢興之初諸事草創豈
必據古禮哉使古禮如是康成不當爲疑詞矣

禡貉貊三字文異而義同師祭也周禮作貉亦作貊餘書皆作

禡有三音詩爾雅王制周禮諸釋文及說文皆讀爲罵肆師
釋文又音百肆師注云讀如十百之百何
祝疏引杜子春云讀爲百爾所思之百取多獲禽牲應十得
百之義皆從百音也應邵漢書敘傳注曰禡者馬也馬者兵
之首故祭其先神此誤矣馬祭謂之伯吉日之既伯是也疏云
伯者長也馬之祖始故謂之伯既禱是馬祭祭天是類是禡是師祭祭黃
帝蚩尤爾雅有明文可溷爲一乎韻會於禡字注引吉日詩是
溷伯禡爲一祭殆因應而誤也正韻遂讀伯爲禡增入去聲
禡韻中誤逾甚矣又案類說文作禷从示類聲爾雅同玉篇
云或作禷禡或省作禷禷籀文作禷
是致是附傳云致其社稷羣神附其先祖爲之立後致附與禷

禡連文亦當言祭傳義允矣且古人繼絕存亡之道卽行於
弔伐時賴傳語得見之源深有取焉爾案崇國見春秋宣元
年晉趙穿帥師侵崇曰秦急崇必救之是崇乃秦之與國當
在雍地與故崇相去不遠豈非文王克崇復徙封於此故東
周之世其國尙存乎不獨崇也春秋時黎侯失國奔衛後狄
相鄭舒復奪其地見詩邶風及左傳黎在殷畿內乃文王七
年五伐中之國名也詩載其君而存其祀亦崇之類矣

詩書皆言天命文王不言天命大王王季也皇矣集傳言首二
章天命文王三四章天命王季誤矣夫受天命者縱非赤雀
丹書之謂要必三分有二大畏小懷駿乎有一統之勢方
足當之大王王季有是乎朱子以首二章爲大王之事遂以

受命既固爲天命大王因併謂天命王季不知天命二字非
諸侯所敢當也禮不云乎惟天子受命於天

靈臺

靈臺篇先言靈德及於民次言靈德及於物終言靈德見於樂
意凡三層然合樂於辟雍正以驗民物之和也箋云文王立
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囿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爲
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此足盡一篇之大指矣朱
吕以爲遊民樂說本孟子然臺池鳥獸樂與民同鐘鼓管簫
聞而色喜是孟子納牖之誨斷章以立言耳豈詩之正旨哉
靈臺以望氛祥辟雍以造俊秀乃國家大政教所係非娛游
之地也

不日成之毛云不日有成也鄭申毛云不設期日而成之也趙
岐孟子注云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也國語韋昭注云
不程課以時日也諸家語異而意同集傳以不日爲不終日
恐不然工作自有次第非可雜然而施力也雖多人豈能不
終日而成臺乎又靈臺之靈本指文王之德言毛云神之精
明者稱靈鄭云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說苑云積愛爲仁積
仁爲靈是也蘇氏靈訓善亦通朱子謂如神靈所爲是特從
不終日取義而已

嚴緝讀毛傳靈道行於囿沼之語以爲鹿之馴鳥之潔魚之躍
皆性之常豈必靈道之行嚴語非是鹿與魚鳥至微之物亦
各適其天性正見萬物得所文王德化之無不徧也案虞舜

簫韶既奏而致儀舞之祥文王民物含和而有鼓鐘之樂一以樂而播其和一以和而被之樂其爲德化之所感一也

毛傳云濯濯娛游也嚖嚖肥澤也釋文引字林云鳥白肥澤曰嚖說文云嚖嚖鳥白肥澤貌疏申毛云娛樂游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足朱傳移肥澤以訓濯濯而嚖嚖獨取潔白義其用疏意與然漢書相如傳注文穎曰濯濯肥也師古引鹿鹿濯濯證之朱傳實本此

於論鼓鐘箋云論之言倫也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案古論字本與倫通王制云凡制五刑必即天論彼注云與天意合疏云謂就天之倫理釋文云論者倫理也皆以論爲倫義與此箋同矣呂記引樂記證之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鄭以論爲倫義本諸此殆非是樂記論字乃論說之論論倫者論其倫者安得謂論即倫乎於論之論是樂記倫字非樂記論字也嚴緝引書無相奪倫及樂記論倫無患以兩倫字證詩論字得之

矇瞍奏公傳云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韓詩薛君曰無眸子曰矇與毛意正相反春官瞽矇鄭司農注周語韋昭注顧野王玉篇皆與毛同釋文引字林云瞍目有眸無珠子也說文云矇童矇也一曰不明也瞍無目也孔疏云矇矇然無所見故知有眸子而無見矇有眸子故知瞍當無然則二字亦不甚相異說詩者以意爲分別耳

下武

下武維周傳云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惟周家最大此字訓稍迂而文義則無弊矣後儒各立新說呂訓下爲繼武爲武功下訓爲繼比後義更迂又下篇繼伐方言武功不應兩篇同意朱子改下武爲文武則尤未安不獨破經字也全詩之義皆稱美武王而此章言其能配三后故先以三后發端末句方及武王哲王卽三后謂大王王季文王也下武正述三后之美言周家相繼而益盛世有明哲之王今三后雖歿而精氣猶在天武王能配行其道也四語本有倫次若首句卽竝舉文武通章文義俱雜亂無章矣嚴華谷以下武爲不尙武尤無理周樂名武頌篇亦名武受命則曰武功伐紂則曰我武何嘗諱言武哉

世德作求箋云求終也義本爾雅案此求字元作球玉篇云球終也亦作求則此詩求字乃通用耳字可通而義不可改也後儒不知遂別爲之說

孝思維則毛云則其先人也夫則其先人所謂繼述之孝也義優矣集傳用李氏說解爲民之法則不獨義短且與下土之式語意複出

昭茲來許毛云許進也疏申之云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爲進此殆臆說毛意未必然案後漢書注東平王引詩云昭哉來御愼其祖父御本有進義意來御者詩之原文與昭茲來許與下篇遹追來孝兩來字釋文俱云來王如字鄭音賚孔疏述毛從鄭音賚訓勤未知王述毛作何解也後儒皆

讀如字而說名然來許之來陳氏解爲有自來而以許爲助詞呂嚴俱用之朱子解來爲後世而許爲所兩說朱較長來孝之來朱呂云追先人之意而來致其孝此本禮器鄭注也嚴華谷祖曹氏說云致其方來之孝來者嗣續無乏意曹說近之惜未得王肅義整其短長也要之許若訓進則勤行進善於義明順遞追來孝如後儒之解則遞追應讀斷不若述追王季勤孝之行經語爲渾成也

文王有聲

築城伊減方十里之城也鄭箋以爲大於諸侯小於天子疏申其說謂鄭言城制有兩解公之城方九里侯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者此周官典命注據典命國家以命數爲節之文而推之也天子之城方九里大國方七里次國方五里小國方三里者此考工記匠人注據匠人營國方九里之文而推之也以匠人典命俱是正文故兩存之鄭城十里過於九而不及十二故曰大於諸侯小於天子正用典命注爲說矣源案周書作雒解言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計方里爲方三百步每步六尺方里爲方百八十丈雒城方千六百二十丈正合天子方九里之制又左傳鄭祭仲言大都城百雉三國之一雉長三丈百雉得三百丈三之得九百丈爲方千五百步又與鄭次國城方五里之制相符以此二文證之則匠人注說爲長

方十里爲成成閎有溝名減築城伊減舉減以見成也成方十

里酆城亦方十里與城相偶故曰匹古注本明朱傳殊涸
王公伊濯毛訓濯爲大卽釋詁文也言文王之事益大耳後儒
由滌濯之義轉訓爲明著不已迂乎
酆在豐水西鄗在豐水東相去止二十五里武王雖徙鄗仍不
離豐水旁耳故豐水東注豐水有芑皆是在鄗京目豐水而
言朱傳載或說解豐水有芑章謂豐水生物蕃茂武王豈不
欲有事於此但欲貽謀子孫故不得不遷獨不思豐水爲酆
鄗二京之所共乎
鄭譜以文王以下八篇爲文王詩下武二篇爲武王詩是言此
十篇爲二王而作竝不云作於二王時也朱子不詳察譜文
而漫譏之過矣又謂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亦非確論
械樸靈臺下武三詩稱王不稱謚早薤併不稱王疏以爲或
生時及未稱王時作其說亦通何必槩指爲沒後作乎又周
家一代禮樂皆周公所定正雅諸篇卽樂章也今云作於成
王周公以後則是周公在時正雅尚未備也所定之樂當歌
何詩乎且周公之後不間更有制禮樂者雅頌諸篇之爲金
奏爲工歌又何人所定乎

皇清經解卷七十七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七十八

毛詩稽古編

學海堂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生民之什上正大雅

生民

姜嫄爲帝嚳元妃見家語世本大戴禮史記諸書宜爲可信然揆之事理實有難通誠如張融所駁矣說見孔疏且非直此也姜嫄果帝嚳元妃則棄爲嫡子自應繼嚳而立何得先立下妃子摯又立次妃子堯而終不及棄乎宜呂記朱傳皆舍毛而從鄭也

巨跡之說近於誕固嚴緝是毛非鄭以爲列子異端云后稷生緯書妄說詳見周本紀孔疏史遷好奇見乎巨跡孔疏引之皆不足據似矣然武跡

敏拇之文見於釋訓爾雅正典已有是說也況使后稷之生果係人道交接有父有母則周家不應特立姜嫄之廟別奏先妣之樂而生民閟宮二詩亦何爲獨美稷之母不及其父乎天地之大奇詭變幻難盡以理槩耳

爾雅釋訓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爾雅釋詩多舉全句不應此獨截去歆字則敏字絕句歆字屬下句讀其來甚古不自朱傳始也又毛訓歆爲饗則上下兩屬皆通屬上句爲致敬而神饗屬下句爲神饗而介福鄭先訓介爲左右而繼之云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之感則明以歆字屬下句與爾雅同惟儀禮喪服注引此詩於歆字絕句周禮賈疏引此亦然意鄭先注禮未達詩義後箋詩方改其句讀與

至賈疏所引則襲鄭之禮注耳

生民詩自次章至八章凡言誕者八誕皆訓大歎美之詞也次章誕彌大其生之易也三章三誕置大其神異之驗也四章誕實匍匐大其幼而岐嶷也五章誕后稷之穡大其教稼之功也六章誕降大其得嘉種以祭也七章誕我祀大其將祭之事也文義皆明順朱子疑其不甚通過矣古人文字簡貴非如後世之平直至以爲發語詞尤不敢信公劉篇每章冠以篤字與生民詩之誕同耳豈亦發語詞乎

先生如達達字乃借也本當作牽從竿大聲或省作笮它末切稷之見棄毛鄭以爲欲顯其奇異史記以爲疑其不祥後儒皆從史記然孔氏已有辨矣說見正義源亦謂一棄不已而至再至

三定是欲驗其靈異不然業已棄之勿問其存亡可矣又不然當牛羊腓字時卽收育之如邶子之於子文可矣宣四年何必自隘巷而平林而寒氷屢遷之不憚煩乎蘇明允不信迹乳之說謂穉之見棄由不坼副無菑害之故而引鄭伯寤生事證之其謬尤甚莊公之寤生致驚其母凝之非其倫矣夫以不坼副無菑害謂不祥則必坼副菑害方謂之祥也恐無此人情

采薇詩小人所腓鄭破腓爲芘前已辨之矣生民詩牛羊腓字之鄭亦從毛訓避不用己說而朱傳反襲其破字之訓此不可解也胡一桂申其意曰牛羊見穉以足肚遮芘之如有愛之之意此尤爲謬說經止一腓字耳既爲足肚又爲芘一字安得兩訓耶況牛羊之足肚豈能芘護嬰兒邪

傳文質略然實簡而盡如鳥覆翼之傳云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上補出翼字下補出藉字經意曉然矣覆翼兩字詩本互文相備故傳卽以補爲釋也蘇氏曰覆蓋也則漏翼義又曰翼藉也則藉非翼字本訓古人造語之妙信非後人可及

厥聲載路路大也毛鄭同此時聲音已大不復如呱呱時也陳氏解爲滿路陋矣載無滿訓辨見皇矣以路爲大字訓之常何用求新乎

覃訏言長大也后稷稍已長大去初生被棄時遠矣豈猶在平林隘巷中而聲音得達於路耶

種之黃茂傳云黃嘉穀也茂美也言穀種之嘉疏以黍稷色又黃當此穀

言其美盛二字各一義蘇氏曰黃茂嘉穀也併二義而一之

襲傳語而失其旨

釋詁苞蕪豐茂也四字同義而其三皆見生民之五章故箋用其義但豐言草茂苞言苗所指各殊

毛以實苞爲本而鄭以爲茂毛以實種爲雍種而鄭以爲生不雜鄭優矣朱傳謂方苞指漬種時而種爲布種殆不然朱又云種甲坼而可爲種也豈未甲坼時不可爲種乎

方苞種褒發秀堅好穎栗十字乃禾生之次第孔疏以方苞爲春生時種褒爲夏長時發秀以下爲秋成時當矣然不如嚴緝以方苞種褒爲禾之始生而苗發秀爲禾之中而秀堅好穎栗爲禾之成而實尤爲明確也又此十字方種堅好皆與大田詩同而鄭氏釋方種字兩詩異義嚴推其故謂大田方皁與堅好文連是成熟時故以方爲字甲始生此方苞在種褒前是苗初生時故以方爲齊等大田種戒是未耕以前故以種爲擇其種此詩前言種之黃茂則種已擇矣繼言種褒在方苞之後故以種爲生不雜此最詳盡可補孔疏之不及源案兩詩方字之異信如嚴說至大田既種箋云相地之宜而擇其種是擇其與土性相宜不僅欲其不雜也此詩實種箋以爲苗生之不雜是止言不雜於稂莠不兼地宜之意則二種字所指各殊匪直時有先後而已

有邰家室毛以邰爲姜嫄之國孔疏申之謂邰是稷之母家當自有君而以封稷者或滅或遷皆未可知然傳又言之矣云

堯見天因邰而生稷故封於邰則以邰封稷自是特出堯意但邰君未必有罪不應奪其土地則徙封之說長也宋羅泌國名記以爲大王復取有駘氏曰大姜是駘猶在不以封稷稷封之駘在武功姜姓之駘在琅邪案大姜之爲有邰氏女見列女傳而史記正義亦引之以證太姜之賢見周本紀然孔疏不用其說者豈非以其與毛相左耶不僅是也周語伶州鳩言武王伐殷歲在天竈劊元梘齊分野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逄音龐公之所馮神是大姜乃有逄氏女非有邰氏女也左傳昭二十年晏子言有逄伯陵居爽鳩氏之墟以及大公居之是大姜之國雖在琅邪而非有邰也意有逄卽邰之徙封或舉其舊號而曰有邰如宋之稱商晉之稱唐楚之稱荆與然無可考已孔氏之不用列女傳良以此

秬秠黍類也糜芑粱類也孔疏引爾雅郭璞注釋糜爲赤粱粟芑爲白粱粟郭說必有本也宋沈括筆談及蘇頌圖經皆以爲赤黍白黍此誤也彼徒見詩糜字與說文糜字字畫相近又見陶隱居別錄有丹黍米彊以爾雅赤苗之釁當之故有是說也不知說文糜字下从黍靡爲切詩糜字爾雅說文皆作釁莫奔切音形俱別截然兩字糜字从黍訓爲穜卽稷也玉篇云穜糜似黍不黏與从禾之糜何涉哉至於丹黍赤粱色偶相同元是二穀何可合爲一也糜芑之訓當以郭爲正矣又案有赤黍名糠胡兼切見玉篇陶氏丹黍米其是物乎又秬卽秬類是黑黍之二米者羅願以爲卽來牟亦謬

是任是負鄭云任猶抱也疏云以任負異文負在背故任爲抱
源案古妊字通作任鄭豈以抱之於懷猶婦人之懷妊故訓
爲抱與然我任我輦箋云有負任者則又合任負爲一所謂對
文則異散文則通也王氏訓爲肩任未知何本
后稷郊祀毛以爲堯所特命鄭以爲二王之後宋儒皆非之然
論詩之文義六章以歸肇祀未章后稷肇祀兩肇祀相應而
中間皆言祭祀則定指一祭而言不得分七章所言爲后稷
主祭未章首五句所言爲人祭后稷也又李氏譏毛特命之
說而以魯郊爲比謂成王伯禽皆非禮豈堯與稷亦然殊不
知所謂禮者創自天子耳祀聖德如堯可以議禮制度稷之
播穀又功及萬世錫以異數非私恩也何得以常禮律之堯

氏譏鄭二王之說以爲后稷於舜不得爲二王後夫舜繼堯
堯繼嚳嚳之子孫在堯舜時正猶周之杞宋耳詎非二王後
耶況肇祀者始祀也若以爲祀其先則稷居九官之列爲天
子公卿尚不得祭宗廟必待就國而始祭乎理又難通矣故
傳以肇祀爲始歸郊祀不可易也但以毛鄭二說較之則毛
爲尤勝鄭破肇爲兆不如依字訓始一也稷既改封就國於
母家則高辛氏之後必更有爲嗣者修其先代禮物部不得
亦爲二王後二也前五章言后稷功美帝堯特賜正是報功
之典若因二王後而得郊則非歸功后稷之意三也此郊祀
專指祈穀不及至日之郊或因后稷功在播穀故特賜此祭
若二王後則兼行至日之郊矣四也然則鄭氏二王後之說

止可用之於首章之禋祀不可用之於六七八章之肇祀矣或春或揄揄音由非本音也揄自音俞訓引耳抒臼抒取出也謂抒米以出臼之義字當作挩又作舀舀又作舀从爪臼而挩挩乃其或體禮有司徹注皆作挩說文作舀从爪臼而挩挩乃其或體傳以蹂爲濡濕之取舂揄簸蹂及釋烝之次第也孫毓是鄭但論字義則毛爲當吕記朱傳皆从毛又釋左从米漬米也與解釋字異

傳釋載謀載惟引周禮肆師莅卜三語嘗之曰莅卜來歲之芟禡之曰莅卜來歲之戒社之曰莅卜來歲之稼　即繼之曰所以興來而繼往也蓋已預透以興嗣歲之義又繼之曰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此足莅卜之意非載謀載惟正解然謀惟意即在其中言嘗穀熟時已謀度祭祀之禮感秋成而思報也及陳祭時又預卜來歲之善否因祭而祈年也后稷之功莫大於播穀后稷之祭莫重於祈穀故此章雖言祀事而終之以興嗣之文可見謀惟祀事正爲興嗣而然傳預透末句義於此所以釋謀惟本意不專分析二字字訓也若分析謀惟字訓則箋語明確矣云諏謀其日思念其禮

郊之位在國門外須祭載而行蕭祇燔烈皆爲載祭也自此而往郊祈穀於上帝以興嗣歲正言往郊之意也此指將祭時下章豆登香升斯爲正祭時矣二章文義相承後儒以后稷諸侯不得郊祀故以取蕭爲祭先取祇爲祭載燔烈總上兩祭於三句文義則通矣但祭先本出孝思祭載自爲行遠與

祈年之典絕不相蒙章末與嗣語不已贅乎況敎之所祭即七祀中行神乃祭之小者詩主美大后稷肇祀之禮不應舉其小祭且與祀先大典竝稱尤爲不類

嚴緝辨豆登登字曰登升之登無ノ豆登之登有ノ案豆登字本作𩙿从二手持肉在豆上也隸作登从手持肉在豆上與登升字從𠬜音撥从豆絕異嚴僅以ノ之有無別之疏矣

生民詩八章架構至爲精密首章推原后稷生於姜嫄是一篇之綱領末二句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則已爲下七章立案次章言后稷之生不坼副無菑害此載生之事也三四章言稷之始而見棄繼而見收以及稍長有知識好種植此載育之事也五六七八章言其爲稷官而教稼封有部而肇祀烝民乃粒上帝居歆爲周室開基之太祖所謂時維后稷也況此七章文義俱首尾相銜連環而下章法極其工矣且起句言厥初由今而溯之初也結句言迄今由初而推之今也一起一結遙相呼應此最有格律之作學長篇詩者宜熟玩之

行葦

行葦雖成王詩然所言皆先王事惟曾孫始目成王耳首章箋以爲先王之愛物五章箋以爲先王將養老行射禮七章箋以爲成王承先王之法盍敍云周家忠厚是言紮世積德非美一王也先王之法箋謂指文武其愛物行射之事當別指先世有道之君矣案吳越春秋言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又班彪北征賦云慕公劉之盛德及行葦之不

傷又後漢寇榮傳云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葬世稱其仁皆以行葬勿踐爲公劉事漢世古書史猶多當必有據豈三家詩說乎康成雖不言何王意或相合矣

行葬後敘東萊疑爲講師附益容或有之朱子譏其隨文生義無復倫理恐不然仁及草木愛物也內睦九族親親也尊事黃耆敬老也總爲王者忠厚之道何謂無倫理哉又謂說此詩者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此特以毛鄭二家指行葬勿踐爲忠厚之實事不以爲興而或肆之箋四句故言（毛公分章謂之故言）自爲一章不以几字上叶爾字御字下叶舜字耳殊不知詩卽行葦一物見王者愛物之仁於義自通何必判爲興體又此篇毛分首章爲六句次章四句三章六句後四章章四句

句文義允愜說見吕記必欲易之以就韻則或肆之箋四句分屬兩章在本章旣遵制裂在前後章復成贅疣矣三百篇中同韻而異章同章而異韻者不僅此詩能悉更定之乎又因曾孫二字疑此詩爲祭畢而燕恐未必然曾孫雖是主祭之稱然非祭時亦可稱也貍首詩言射不言祭亦云曾孫侯氏矣

崩曊自稱曾孫以告三祖（哀二年）乃是戰時非祭時

葦是叢生之物故毛傳釋敦爲聚貌朱傳以敦聚爲句萌之時已非本義又其取興則以勿踐履與莫遠具爾以苞體苡苡與肆筵授几尤爲不倫敦聚如朱解則勿踐履時葦未成形方體生葉（苡苡）也至肆筵授几卽莫遠具爾之實事耳兩義豈能相配乎

苞草名也可爲麤履又本也茂也其見詩者如苞栩苞櫟苞杞之類皆訓爲叢生則通作枹生民之實苞行葦之方苞鄭皆訓茂此爾雅釋詁文也朱傳訓爲甲而未坼不知何本方苞方體方者方來而不已方將苞茂方將成體其葉又茂茂然美好故不忍傷之此正方長不折之意所以爲仁也鄭箋以爲終爲人用故愛之是直利之耳所見小矣

莫遠具爾鄭以爾爲揖而進之葢燕禮有爾卿爾大夫之文也爾字毛無傳故疏以箋義述之謂無論遠近皆揖之使進嘉肴脾臄疏云燔炙是正饌以脾函爲加助則經文是加肴矣又云箋以脾函爲加故謂之嘉是嘉美之加又云定本集注經皆作嘉是當時經文或加或嘉本各不同也未知誰得其正惜毛不爲傳無由定之宋董氏言舊本皆作加肴定本作嘉唐改從定本此特因疏語而揣度其然玩箋文則漢世經本已有作嘉者矣孔氏申箋云正饌之外所加善肴則脾與臄合兩義而兼存之亦未盡善

敦弓兩章鄭以爲大射王肅述毛以爲燕射孔疏是鄭吕記是王案此兩章前後皆言飲酒之事前言飲酒是燕族人敘所謂內睦九族也後言飲酒是養老敘所謂外尊事黃耆也燕族人則旅酬之後射以爲樂養老則先期行射禮擇士以爲賓此燕射大射之別一在燕末一在先期而兩章言射在燕族之後養老之前則二說俱可通也但此射爲燕射則當承燕族取義與下章養老各一禮王既以爲燕射而又以爲養

老之燕射則失經文先後之次孔氏譏之宜矣東萊不从後
敘謂此詩前後所言飲酒爲一事無睦族尊老之別故以王
說爲然然此詩首敘本言忠厚而忠厚元非一端後敘列言
三義以當之亦非誤也必如呂意則全詩皆燕同姓語耳首
敘之義恐未盡於此
敦弓既堅釋文云敦音彫徐又都雷反此兩讀俱非敦字本音
傳訓敦弓爲畫弓說文弨字亦訓畫弓是敦本弨字詩借用
敦依字仍當作弨耳說文云弨都昆切則此詩敦字亦應如
本音矣都昆切雖出徐鉉然弨以臺得聲臺字从㠯音从竿讀
如純此叔重舊注也純臺敦弨聲韻皆同則敦弓之敦斷宜
以如字爲古音矣陸音徐反俱不必拘

敘賓以賢毛云賓客次第皆賢復引孔子饗相之射證之是論
其素行之賢也鄭謂多中爲賢較切於射然毛說實爲正大
況素行賢則射亦必多中矣
四鏃如樹意在美其中耳集傳曰言其貫革而堅正也貫革豈
禮射所重乎
敘賓以不侮東萊獨取晦菴不以中病不中之說源終嫌其巧
箋云不侮敬也其人敬於禮則多中此卽射義內正外直之
意宜可用也今集傳先訓不侮爲敬後及不以多中陵人之
說則朱子之所折衷有在矣
酌以大斗釋文云斗字又作枓都口反徐音主小雅維北有斗
釋文亦兩音而音主者沈重也據徐沈音是斗與主醻元同

韻不必用叶也集傳叶之贅矣近世陳第古音考音主爲祖音斗爲堵亦謬主祖堵今亦同韻不獨古也何必改音況主斗同音不僅韻同何反分爲兩音乎案說文十升曰斗當口切枓勺也之庾切此詩大斗爲酌酒之器則依字當作枓又案易豐卦日中見斗與蔀字主字協彼釋文云見斗孟作見主蓋以音同故通用也說文枓字亦諧斗聲則斗枓二字古音爲主無疑正韻四語韻中收此兩字皆音主得之

以祈黃耇王氏解爲乞言良是下章引冀介福則善言之益也敘云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正指此爾毛訓祈爲報鄭訓祈爲告俱未若王義長嚴緝從之

爾雅云鮐背耇老壽也則黃耇鮐背特老人之通稱耳大全載輔廣之言謂鮐背則老更甚於黃耇不知出何典毛傳云鮐背大老也不言黃耇次之也方言云秦晉之郊陳楚之會曰耇鮐二者省文而合爲一稱其義兩義可知釋名云九十曰鮐背或曰黃耇亦以二者爲同實而異稱竝不如廣所言也鮐背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疏引爾雅舍人注以爲背似鮐魚案鮐音臺又音台史記貨殖傳鮐鯫祖禮切千斤（漢書同）文選吳都賦王鮐鯕鮐指此魚也宋羅願爾雅翼以爲即今之河豚魚又案文選劉逵注云鯕鮐背如科斗大者長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文性有毒雖小獺及大魚不敢啗之烝煮食之肥美據此則羅語良是

行葦末二章是養老之事故以引以翼毛鄭以爲成王之事黃

耆吕嚴以爲黃耆之輔成王義皆可通矣朱傳指爲頌禱之詞則黃耆者特稱願之虛言耳無所指目也引翼之者誰又誰所引翼者乎

既醉

公尸嘉告公者君也天子祭宗廟以卿爲尸卿出封則爲侯伯侯伯入仕王朝則爲卿皆有君道故稱公尸以爲周先公之尸者非是成王時七廟爲先公者三其四皆王也豈大王以下無嘏詞乎雖曰舉尊以概卑然文義偏枯矣況周先公未追王者自得蒙王號亨王祭武成大告稱后稷爲先王周禮大宗伯六享所稱先王則徧指后稷以下也何獨於尸而以公名之朱傳又引秦稱皇帝而男女稱公子公主相例則愈

擬非其倫秦不師古全無禮文法度豈成周比哉至天子女下嫁三公主之故有公主之稱非自天子爲公也且至今猶然不獨秦也此證尤屬疏漏

其告維何箋云公尸所以善言告之是何故乎蓋此維何與下三維何語氣稍異故鄭特加訓釋是問其告之故非問其告之詞也祭饌既美助祭者又有威儀克當神明之意正荅以告之故也集傳以爲尸告之如此又謂自此至終篇皆尸告之詞恐非是詩僅八章而五章皆嘏詞反居其大半乎又古嘏詞當有成文著於禮經非臨時臆撰也觀少牢禮載大夫嘏詞則天子亦應有之矣成周詩人全譔禮經成語目爲己詩尤無是理也況此五章文體與少牢嘏詞不類

君子有孝子與威儀孔時溥文故毛鄭以君子爲羣臣然首二
章君子皆目成王不應此獨異也朱呂以孝子爲主人之嗣
子則與下三章祚允孫子詞意重複惟嚴緝云威儀甚得其
宜由成王有孝子之行無有匱竭能化天下皆爲
孝斯得之但威儀上承朋友嚴語尚未分明當云羣臣之威
儀甚得其宜由君子有孝行以先之則上承朋友既明劃而
下起不匱又有情矣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毛云匱竭類善也疏申之謂以孝道轉相
教化無有匱竭則天長賜王以善道也周語釋類義云不忝
前哲之謂夫克肖前人何善如之與毛義相成矣世德相承
實天意使然故云永錫也鄭訓類爲族類謂孝行無匱竭長
與女之族類又據左傳所引證考叔純孝施及莊公爲說不
知左氏以證施及當取不匱義非取錫類也況此與下章同
言永錫皆謂天與之耳鄭以爾類爲人與祚允爲天與義不
劃一矣

室家之壺謂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毛訓壺爲廣與周語
合必是古義相傳如此也鄭以壺爲捆謂室家先捆致相親
以化天下使相親則意太迂曲不如毛氏訓廣合之周語廣
裕民人之解爲順矣近有以室家指民閒言者更爲明捷又
與毛傳周語不相違可采也至朱傳深遠嚴肅之說恐礙於
義深居九重王者之常事何勞臣子致祝耶況聞聲稱朕趙
高所以愚二世也而詩人亦以此稱願於王是成周賢公卿

與亂秦宦豎所見乃略同吾未敢信

鳧鷖

敘言守成又言持盈守成持盈正所以守成也盈易溢溢則成者毀矣持之使勿溢云爾無有後艱傳云言不敢多祈也斯持之之道與

朱傳以鳧鷖爲賓尸之樂殆非也繹者祭名也祭祀樂章宜歌頌豈歌雅哉繹祭之樂歌自有緇衣矣焉用鳧鷖乎朱子之爲此說徒據公尸來燕語耳然詩詞與樂章不相應者多有此詩雖咏繹非必奏之於繹祭時也鵲巢詩豈國君娶婦之樂采蘋詩豈夫人助祭之樂乎又以假樂爲尸荅賦一似賓尸時王與與公尸卽席唱酬者尤令人難信

鳧鷖五章公尸毛傳皆指宗廟言鄭箋分之爲五以首章在涇爲祭宗廟之尸次章在沙爲祭四方萬物之尸三章在渚爲祭天地之尸四章在潨爲祭山川社稷之尸末章在豐爲祭七祀之尸曲爲分配永叔譏其臆說信矣然或謂天地山川社稷之有尸乃漢儒之說不足信此大不然也案周禮大司樂大祭祀尸出入奏肆夏大祝大祭祀隋許規切鬻逆牲逆尸小祝大祭祀送逆尸沃尸盥凡言大祭祀者兼天神地祇人鬼而言也而國語亦言晉祀夏郊董伯爲尸是郊祀天地有尸矣周禮士師祀五帝則沃尸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祭五帝與祭社稷皆有尸矣禮記曾子問天子既殯五祀之祭尸三飯不侑酳不酢又月令注引逸禮中霤禮云凡祭五祀於

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是祭五祀有尸矣緜衣篇繹祭高子以爲靈星之尸是祭星辰有尸矣此皆見於經傳安得謂漢儒之說乎況漢世近古其傳聞必有據石渠論白虎通所言（石渠論云周公祭天大公爲尸白虎通云周公祭大山召公爲尸既醉正義引之）未可疑其妄也

鳧鷖五章陸佃以前四章分配神祇祖考而末章總之較勝於箋矣宋成言祖也來爲言考也傳云厚爲孝子則考可知天神在上故言來下地祇在下故言來崇此與敘甚合

福祿來爲毛云厚爲孝子也鄭云爲猶助也助之正以爲之鄭申毛意耳爲訓助故釋文云于僞切又云協句如字朱傳訓助而無音叶豈欲讀如字乎

假樂

假樂假字音暇訓嘉詩禮記爾雅三釋文皆同朱傳據中庸左傳改爲嘉不知假本訓嘉何必破字也案假字有遐賈嫁暇格五音其音暇者凡五見詩及注此詩假樂與周頌假以溢我假哉皇考三假字傳皆訓嘉商頌昭假遲遲箋訓暇又皇矣箋引書五年須假亦爲暇義此五假字釋文皆音暇而假之一音實兼嘉暇兩義也又案朱傳假作嘉非音嘉也近世俗本集傳直云音嘉誤矣以楊用修之博雅亦據其音爲正列假字於轉注古音（楊所著書名）六廁韻中甚矣俗本之誤人也大明篇保右命爾假樂篇保右命之一指武王一指成王文同義亦同也鄭箋於大明云安而助之又遂命之於假樂則以

爲成王官人必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何忽異其說也
右本訓助轉爲薦舉之義不已迂乎舉而後用官人之常何
足稱美乎此詩毛無明解案中庸引此鄭氏注云保安也有
助也孔氏述之云天乃保安右助命之爲天子又申重禴之
當以此解爲正集傳亦主禮疏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古注本指成王蘇氏以爲子孫遵成王之
法恐不然朱傳則併下二章皆言子孫矣詩本嘉成王何反
詳於子孫而略於成王也又穆皇以下既祝子孫則與首章
所指各別文義亦不相蒙大全載劉瑾語乃謂下三章皆申
首章而一一分配之迹朱而失其旨矣
無怨無惡鄭云天下皆仰樂之無有怨惡歐陽云其臨下無有
怨惡於人意大同而小異皆謂不爲人所怨惡也此說得之
其以爲無私怨惡於人者誤矣不獨橫增一私字也有私惡
必有私好止言無私怨惡文義反成遺漏矣集傳兼載兩說
而反實鄭義於後
燕及朋友以族人之恩及之也禮有族食族燕燕乃其常羣臣
有功則燕非其常也故云燕及以美王恩意之隆也此箋說朱
傳訓燕爲安而曰人君能綱紀四方臣下賴之以安文義亦
通但與下不解于位不相顧矣不解兼指君臣言也君臣皆
勞民始得安何得臣獨逸予東萊云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
下逸矣不解于位民所由休息朱傳既云臣賴君以安而又
引呂語不自相牴牾耶

邶風伊余來壎大雅兩民之攸壎凡三壎傳箋皆訓息假樂疏據爾雅吪息某氏注引詩民之攸壎以爲壎與吪古今字耳是也案吪說文作㗂云臥息也从鼻隶音弟聲然則詩作壎乃借也說文壎作塤云仰塗也从土既聲其冀切書塗壁苶梓材當此義矣詩借爲息故釋文云虛器切音亦不同至慤者乃古愛字玉篇以當此壎恐不然又正韻釋壎字引詩來壎攸壎从仰塗取義訓爲依附說亦可通但不知何所本其摽梅壎字毛訓取與三詩同音而異義

漢軍樊封舊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

毛詩稽古編

生民之什中正大雅

公劉

大雅自公劉至召旻正變雅十有六篇敘皆得作者主名召康公穆公凡伯衛武公芮伯仍叔尹吉甫凡伯共八人召康公三詩皆正雅也其變雅則召穆公三詩二刺厲王一美宣王也衛武公芮伯各一詩皆刺厲王也仍叔一詩尹吉甫四詩皆美宣王也兩凡伯共三詩一刺厲王二刺幽王也抑爲武公作桑柔爲芮良夫作別見春秋內外傳嵓高烝民則吉甫自著名氏餘皆賴敘以明其說必有所受矣朱子不信小敘

學海堂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故除武公芮伯吉甫四詩外皆爲疑詞卷阿詩則又參以紀年之說

書武成孔傳云公爵劉名彼疏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組紺之類先公多矣獨三君稱公當時之意耳詩公劉疏則取王肅之說以公爲號而非爵且言三君獨稱公豈餘君不爲公也所見良是然不言之於書疏者殆束於傳義耳

不窋竄翟公劉遷豳其故迹多載圖經史記正義云括地記不窋故城在慶州宏化縣南三里案唐慶州卽漢北地郡今爲慶陽府不窋家在府城東三里城內有不窋廟是不窋竄居在今慶陽府也鄭氏豳譜云今屬右扶風栒邑史記正義云公劉徙漆縣括地記豳州新平縣卽漢漆縣也案栒邑在今西安府邠州三水縣西二十五里邠州西有新平廢縣本漢漆縣而公劉墓及廟皆在邠州城東六十里是公劉遷都在今邠州也慶陽與邠州相去五六百里兩地本甚縣隔然慶陽舊號北豳韋昭注國語以不窋竄戎爲在豳殆以此與又慶陽之寧州治西亦有公劉邑寧州亦稱豳寧意豳都獨在漆縣而豳境所統則兼及於北地乎但公劉厥國其封域廣輪不應及五六百里之遠蓋夏時西裔已棄爲戎翟之居土曠民稀不得以常制限也

公劉遷豳毛傳以爲本居於邰遭夏亂迫逐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疏謂與之交好得自安居非戰而平之也而遷其民邑於豳焉記不然其說以爲參之國語史記不窋已竄西戎至公劉而復興拓大

竟土遷都於豳是公劉之遷毛以爲自邰而避亂呂以爲在戎翟而復興事情正相反後儒率宗呂矣但毛氏遠有師授傳聞最眞未可漫以爲非也夫史遷以公劉爲不窋孫中間止隔鞠陶一世不容他徙當仍在戎狄之閒故不言公劉遷豳而曰子慶節立國於豳也不知爰方啟行卽遷豳之實事況詩中明有于豳斯館豳居允荒之語尙可非毛而信遷乎至周語言不窋奔翟公劉不應更在邰與毛傳相矛盾緜篇孔疏又以爲不窋已竄豳猶尙往來邰國未卽定居於豳至公劉而盡以邰民往居焉是定居於豳自公劉始此足通兩書之異而未盡也仲達斯言猶拘於周本紀所著世次及康成豳譜謂公劉與太康同時之說耳本紀以周十五世當夏殷二代千三百年之久先儒已規其謬孔疏云計每世在位八十許年子必將老始生以理推之實難據信史記索隱正義辨之意亦同豳譜之言又與周語不合辨見下條俱未可信則公劉之與不窋相去不知幾世決非祖孫也源謂不窋失官奔翟因夏之衰韋昭以太康之亂當之應不誤迨少康中興纂禹之績愛民重農不窋子孫自當遷於舊都修先人之職則有邰疆土仍如故竹書紀年云少康三年復田穉沈約注云后穉之後不窋失官至是而復復其國矣至公劉再遷夏亂是築時說始去有邰定都於豳耳故不窋之竄公劉之遷皆避夏亂皆自邰出事略相同而時世不必相接後儒不信毛傳皆因過信史記以兩君爲祖孫世次相近之故故特論之以俟識者擇焉

公劉遷豳毛傳止云遭夏人之亂未定何王之世也鄭譜指爲大康時孔疏疑之謂據韋昭國語注不窋與太康同時公劉乃不窋孫不應其世當矣但謂不窋失官在太康始衰之時公劉見逐在少康未立之前此特遷就其說曲爲鄭譜回護耳夫太康之後又歷仲康帝相兩王始滅於寒浞則少康未興以前豈得越兩王而名爲太康時邪譜之言仍不合也案子長作周本紀拘於太子晉十五王及衞彪傒十五世之語皆見周語晉言后稷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傒言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當是賢君有十五耳非世數盡於此也所記世次最爲疏漏公劉之爲后稷曾孫未可信也費敬說高祖言周自后稷封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漢初去古不遠敬所聞當有據矣夫十餘世則非曾孫避桀則非

與太康同時此足正本紀及豳譜之失敬語今見史記子長錄之於傳而不改本紀之誤何弗思乎

公劉之言篤猶生民之言誕也傳云篤厚也敍所謂厚於民是也首章言去邰之事次章言築室授田利民富國之事而六以章言燕勞羣臣五六章言度地之勤三章言建立都邑四篤字冠之則皆厚於民之道也公劉之厚非一端而避夏遷豳尤爲厚之至公劉食足兵彊雖遭迫逐猶可固守如篇首言其可居而弗居可安而弗安有疆場有積倉而皆去之弗惜以脫民於鋒刃厚莫加於此矣太王之避狄遷岐殆其家法乎然二君雖當奔竄之餘而相度從容經理周密絕非流離播遷倉皇失措者比益其棄國之初胷中先有成畫去小

利就大謀度可爲而後動非徒姑息爲仁退避爲義者也厚德之中有大畧存焉見於縣公劉兩詩矣

于橐于囊諸家釋橐囊各異約之有四說焉毛傳曰小曰橐大曰囊玉篇解亦同孔疏申毛引左傳趙盾食靈輒寘食與肉於橐及公羊傳陳乞盛公子陽生於囊以橐僅容物證其小囊可容人證其大此一說也干寶晉紀論引此詩呂注云大曰橐小曰囊與毛傳反此又一說也釋文引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橐孫奕示兒編亦引之今本說文云囊橐也橐也與二書所引不同此又一說也唐韻云橐無底囊徐鍇曰無底曰橐漢書師古注云無底曰橐有底曰囊刑法記及趙充國傳二注皆同宋董氏及朱傳因之此與釋文反又一說也四說各異而毛傳最古矣又孔疏引趙盾陳乞二事似爲確證然史記平原君傳云若錐之處囊中漢書揚雄傳云士或自盛以橐又云范雎扶服入橐則囊橐未嘗不以盛物橐未嘗不可容人也意二物本大同小別可以互稱人各以意名之故說各不同乎

于戈戚揚箋云戈句子戟也疏無發明案考工記冶氏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注云戈今句子戟也或謂之雞鳴戟或謂之擁頸又禮記文王世子注云戈句子戟也疏云如戟有子刃因引冶氏文而繼之云以其句曲有子戟又曲禮疏云戈句子刃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向上而鉤也直刃長八尺橫刃長四寸接柄處長四寸竝廣二寸用以句害人據此諸說是戈戟皆句兵但小枝向上爲戟平之爲戈微有

不同故戈亦蒙戟名而以句子別之句子者以其橫安刃不向上而鉤也說文謂之平頭戟云戈从弋一橫之象形是已又莊四年左傳楚武王授師子焉杜引方言云子者戟也疏云方言戟楚謂之子郭注云取名於句子也戟有上刺之刃又有下句之刃故以句子爲名是戈戟之用俱在句子大類而小別也方言又云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閒謂之子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閒謂其大者曰曼胡其曲者謂之句子曼胡郭注云句子曼胡卽今之雞鳴句子戟也夫戟而無刃不向上者正指戈而言然則子者本以名戈而楚獨以名戟杜特據楚語釋子耳故野氏疏引左傳注云子句子是服賈諸家語不言是戟與杜異也

爰方啟行毛鄭皆釋爲方開道路而行蓋時遭迫逐道路必有阻難故整其師旅設其兵器以方開之也齊語管仲曰君得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天下二方字字法相同集傳曰方猶始也文義亦通但與上二語少情

毛傳謂公劉遷豳從者十有八國本指諸侯也會氏以爲民之從遷而引爲既庶既繁之證誤矣諸侯之從不過同避夏亂耳非同適豳也豳地能容十八國乎

而無永歎傳云民無永歎猶文王之無悔也此特釋長歎之爲悔爾民不以遷爲悔猶文王之作事無所可悔也仲達謂民不恨公劉猶文王之德不爲人限遂用此義以述皇矣詩殆未得毛旨

鞞琫容刀朱傳既從正義釋容刀爲容飾之刀又引或說謂容
刀如容臭言鞞琫之中容此刀此誤解詩并誤解內則也案
內則疏引庾氏蔚語云以臭物可以修飾形容故謂之容臭
正與詩疏容刀同義

詩多言原隰皆泛指廣平下濕之地耳獨公劉篇度其隰原鄭
氏箋之於豳譜云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孔疏申
之云禹貢雍州荆岐既旅原隰底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
公劉居豳度其原隰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孔氏書疏又
云原隰豳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鄭元以詩云度其隰原卽
此原隰是也據此當爲地名況禹貢原隰底績上有荆岐終
南惇物鳥鼠皆山名下有豬野是澤名而原隰與之竝列定

非地形高下之通稱鄭氏既引書以作豳譜孔氏復合詩書
二文以證其爲一則公劉篇之隰原自應訓爲地名矣然鄭
氏箋此詩云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則仍是廣平下濕之通
稱耳孔氏亦隨文釋之未雖引豳譜而不爲置辨殊屬疏忽

取厲取鍛鍛者治鐵之名非石名亦非鐵名也毛傳云鍛石鄭
嫌以鍛爲石名故申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孔疏云質椹也
鍛金之時須山石爲椹質是鍛雖非石名然取石以供鍛用
則毛之訓爲石仍是道其實也朱傳訓爲鐵鐵未有名鍛者
豈以爲鍛成之鐵乎鍛成之鐵已爲人有不比山閒頑石可
取之無禁也又釋文云鍛本又作碫說文云碫厲也豈厲與
鍛乃一石乎又今說文碫作碬徐音乎加切與釋文異別有

辨詳附錄

芮鞫之卽傳云芮水涯也箋云芮之言內也然則芮乃水內涯名非水名也字當作汭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鄭氏注引詩芮鞫證之及箋詩則不用前說孔疏以爲注禮時未詳詩意良是也蘇氏反取其禮注通義駮之當矣又案職方賈疏亦辨其故謂詩上言夾其皇澗汭其過澗故以芮鞫爲外內周公制禮時以汭爲水名汭卽皇澗名爲汭耳賈以汭爲皇澗之別名殆是臆說不如孔疏之當又鞫訓水外字當作堀職方鄭注引詩作泥漢書地理記引詩作陭師古曰韓詩作陭案堀泥陭三字不見說文而見玉篇皆居六切注云水外曰堀陭古岸也泥水文也廣韻泥訓同玉篇堀陭二字皆兼曲岸水外之義則芮鞫鞫字當以堀爲正餘皆借也

洞酌

公劉洞酌卷阿三詩皆召康公戒成王而意各有所指公劉戒以厚民事也洞酌戒以修德行道也卷阿戒以求賢用士也鄭氏釋洞酌用左傳昭忠信之說正合敘意潦水可薦神明所謂皇天親饗也豈弟爲民父母所謂有德有道也成王他日命君陳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蓋深有得於此詩之義矣蘇子由以爲行潦至薄挹而注之可以饋饎見物皆可用喻君子之於人才疆教悅安未嘗有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與敘意全不相蒙況民之父母民之攸歸民之攸暨民字應概指士庶言何得專目賢才又求賢用吉

士是下篇立言本旨不當此詩豫及之也

可以餚饎言行潦可供餚饎之用耳朱傳釋餚義謂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豈一烝時不須用行潦專爲再烝也豈一烝時不須水乎又毛云餚饌也正義引爾雅孫炎注云烝之曰餚郭璞注云餈音修飯曰饋饋熟曰饌而申之云烝米謂之餚餚必饌而熟之故言饋饌然則一烝之後勻之便熟何用更沃水乎又餚字義說文云一烝米玉篇云半烝飯廣韻亦云一烝竝無再烝之說又案餚本作餚或作饋

洞酌詩集傳引表記彊敎悅安大學民好民惡之語不過證豈弟父母之義非有兩層意也大全載輔廣之言以彊敎悅安爲成民之才民好民惡爲體民之心又云既有以成其才又有以體其心則是豈弟父母成二義矣世有彊敎悅安尚與民心好惡相違者乎

卷阿

卷阿詩十章凡十言君子而其六則言豈弟箋疏皆目大臣即敎所謂賢也敎所謂吉士則經文之藹藹吉士藹藹吉人也能信任大賢處之尊位則衆賢滿朝矣嚴坦叔推演其說以爲成周雖多吉士不可無大賢以爲之統盟時周公有明農之請召公恐周公歸政之後成王任用非人故勸王虛心詘己求豈弟之賢而任之斯語良是也朱子辨說謂賢與吉士不得分爲兩等同一豈弟君子洞酌目成王不應此篇遽爲賢人似矣但首章云來游來歌七章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來是自外而至之詞非所以稱王媚于天子不得云王使媚之均礙於文義又召公意在勸王用賢何得二三四章徒爲頌禱之諛詞不一及本旨乎朱傳以爲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五章之後乃告以致此之由此特彊爲之詞耳詩意未必然

人主用賢始則虛心詘體以致其來終則寵賚錫予以報其功而賢者既用上則能成就君德下則能表正民俗中則能使庶僚竭力以致太平其義皆具於卷阿詩矣首章取興卷阿末章稱述車馬正用賢始終之道也二三四章三言俾爾謂君德成也五六章兩言四方謂民俗正也七八章兩言藹藹謂庶僚竭力也九章言鳳鳴之和桐生之盛謂致太平也此

用賢之效也首尾二章論人君用賢之道而中八章皆盛稱其效以爲勸篇法章法最爲完整

卷阿集傳云召康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其說本竹書紀年紀年云成王三十二年王游於卷阿召康公從是也然阿是大陵之通稱卷是卷曲義非地名也詩以爲興不言王游於此也且紀年言王游不言王歌也言王歌見紀年因詩而傳會集傳又因紀年而增益之耳紀年之書先儒不用以釋經故朱子雖祖其說而不著其所自出（歌見後）

首章飄風自南釋文飄作票云本亦作飄其匪風飄兮飄風發發釋文皆云飄本又作票案票說文云火飛也从火卑與鄨

同意譬七然切舉之或體从昇从昇白聲升高也火飛必上升故云同意今舉字惟見周禮他書皆作票隸省也周禮草人輕舉用犬注舉輕脆者疏云舉脆聲相近故知舉即脆也又漢書票姚枝尉票騎將軍師古注以爲勁疾之皃五行記谷永言成帝崇聚輕票無節之人合諸說觀之票乃輕速之稱蓋从火飛取義也毛訓飄風爲回風疏引爾雅回風飄李巡注云回風旋風也凡風之回旋者必輕揚而迅速詩飄票文雖異義則相通矣

伴奐毛訓爲廣大有文章音判渙鄭訓爲自縱弛之意音畔換孔疏辨之矣莽祿莽字毛訓小音弗鄭訓福音廢釋文引徐沈二家語亦甚明呂記朱傳皆從鄭訓而用毛音不已疏乎又伴奐如鄭解則與優游意複不如毛訓之當且本於孔子之言孔晁引之云奐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見正義尤爲有據

馮翼孝德分爲四義皆指賢人之德言馮翼是施用之名孝德是成行之稱孔疏之解甚當呂記謂馮翼目成王言言王當有所馮依有所輔翼必得有孝有德者然後可則四有字文義參差殆非詩旨

鳳凰于飛箋云時鳳凰至因以爲喻孔疏引書君奭鳴鳥不聞證之當矣案周語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韋昭注云鸑鷟鳳凰之別名也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其岐山之舊乎此又一證也又周書王會解云西申以鳳鳥方揚以皇鳥解所言正指成王時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之事此尤足爲證而孔不之引豈偶未及耶至竹書紀年云成王

十八年鳳凰見遂有事於河沈約注云鳳凰翔庭王援琴而歌作神鳳操此集傳所謂游歌也紀年非正典宜不爲孔所據信矣援神鳳操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德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詞調卑弱非三代人手筆其爲僞作無疑

呂記云亦集爰止言萃聚也亦傅于天言布散也此二義取與最優萃聚喻入佐朝廷與媲于天子相應布散喻出莅民社與媲于庶人相應

譪譪毛云猶濟濟鄭云奉職盡力意皆出爾雅疏合二義言之云美容又盡力夫美容盡力所以爲吉士也蘇氏改訓眾多則下王多複出矣又釋文云譪說文作譪案說文譪从言葛聲臺臣盡力之美亦與釋訓同又此字近世有上去二讀正韻解泰二韻皆收之非古也釋文譪於害反說文玉篇竝同止有此一音無讀上聲者又皆入言部示兒編云譪字釋文與禮部韻竝音去聲意宋世已有上聲之誤故孫特致辨與

維君子使集傳以君子目王自知與下句文義難通也因引六月篇王于出征以佐天子相例不知彼詩于本訓曰出征以佐天子正王命吉甫語也故王與天子文連無礙於義非此詩之比

以鳳凰梧桐爲太平之實驗而致此瑞則由王之用賢此毛義也以鳳凰喻賢士梧桐喻明王此鄭義也較論之鄭義差長既庶且多既閑且馳言賢者車馬之盛見王寵賚之隆也若君

子目王不過王有此車馬耳與優賢意何關

矢詩卽首章之矢音也遂歌卽首章之來歌也來歌矢音承上

豈弟君子言矢詩遂歌承上兩君子言皆謂賢者矣之而爲

歌也但首章來歌以矢其音是賢者自歌之末章矢詩而遂

爲歌是樂工歌之爲異耳末章傳云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

獻詩遂爲工師之歌傳泛言公卿是卽詩之君子而敘所謂

賢也箋以矢詩爲召公自言孔疏因謂公劉洞酌卷阿卽所

矢之詩而此二語爲三篇總結似矣然矢詩遂歌與來歌矢

音首尾文義相應甚明箋疏之述傳殆未合詩意

生民之什下變大雅

民勞

民勞敘下箋云厲王成王七世孫也疏引世本及周本紀明其

世次以爲共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此誤矣案本紀

孝王乃共王弟夷王乃懿王子也世本卽史記所據亦應與

本紀同疏又引左傳服虔注言召穆公是康公十六世孫康

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竝世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

壽命有短長故也此語固然而猶未盡案召康公最稱多壽

論衡言其百八十歲必有據矣計其生存時當及見七八世

孫成又沖主特與其雲仍同輩耳世數差殊又何足怪

汔可小康毛云汔危也鄭云汔幾也疏申毛云汔之下云小康

明是由危卽安故以汔爲危又申鄭云汔之爲危無正訓又

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故以汔爲幾源謂孔氏失毛鄭意矣

毛云危卽近義易曰其殆庶幾殆與危義皆可通於近但毛語未明故鄭云幾正申毛危意非易傳也又爾雅釋詁噫幾哉殆危也譏音祈汔也幾譏危汔轉互相通毛危鄭幾同歸近義耳豈有異乎又案汔爾雅說文皆作汔从水乞聲乞卽古氣字省作汔借爲乞與請乞義但爾雅釋文汔音盍詩釋文及說文皆許訖反音各不同說文云水涸也或曰泣下與詩雅義又不同廣雅汔許乞反盡也音同許陸而訓釋又異當以毛鄭爲正

無縱詭隨毛訓爲詭人之善隨人之惡朱傳訓爲不顧是非而妄隨人雖小異而實同歸也後漢書陳忠傳引此詩章懷注云詭詐委隨之人朱說當本此

憯不畏明說文引之憯作譖云曾也从曰朁聲臣鉉等以今俗字卽譖之譌又說文別有憯字云痛也則譖憯是兩字詩中憯字多訓曾當以不著心旁爲正惟兩無正憯憯日瘁當从心耳後人傳寫合兩義於一字久矣

柔遠能邇見書亦見詩鄭注書則曰能恣也箋詩則曰能猶伽也伽字唐初已不載字書音義莫考釋文借用廣雅如字訓廣雅云如若也均也釋之正義用書注恣意釋之然鄭箋自有解矣箋云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則伽義當與順相同又釋文云能徐云毛如字鄭奴代反據徐反能與耐通伽當訓忍訓任徐邈晉人去鄭未遠宜得伽字之解矣但毛傳能字無訓孔述毛全用鄭順意不知徐云毛如字當作何義也

板

板蕩首章上帝皆謂王者板詩二四五六章蕩詩次章及桑柔首章天字亦斥王毛鄭之說有自來矣三家義雖無攷然韓詩外傳以上帝板板下民卒癉爲君反道而民愁則上帝亦指君爾雅釋詁云天帝皇王君也正謂此諸詩耳後儒易其說最是拘墟之見又天之牖民下文皆言王者之事尤難徑屬上天李氏解爲順天理以牖其民迂矣朱傳曰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亦迂

靡聖管管毛以管管爲無所依繫必有本也訓爲小見者蓋因管字而傳會之曹氏之陋說詩緝引之誤矣案管本作悾廣韻云古滿切詩傳悾悾無所依又音貫然則此詩管字乃悾

之借也蓋見義何預爾雅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小人逢迎其主往往創立新法以助其虐厲王時紛更舊典必多周語大子晉曰厲始革典斯其證也首章靡聖管管六章無自立辟正此意孟子解泄泄云言則非先王之道以先王爲非故敢於自立法也與釋訓意合朱傳以泄泄爲怠緩悅從恐非孟子沓沓之義沓者雜沓競進之貌（辨見小雅十月之交）故以無禮義非先王實其說夫無禮義非先王豈止於怠緩悅從哉案說文泄泄作呭呭云多言貌沓沓云語多沓沓義正相符矣又多言與制法則似異而實同人主紛更舊典羣小必爭先獻媚各進其說說文解字義故止云多言爾雅釋詩義則推其多言之故

詩三言泄泄泄泄其羽傳云雉飛而鼓翼也桑者泄泄兮傳云多人貌無然泄泄傳云猶沓沓也三泄泄所指異而義則同烏之鼓翼爲求雌也人之衆多急躁桑也臣之雜沓爭獻媚也總爲競進趨先之態朱傳既解爲動矣又云顛覆之意訓天之方蹙蹙俱衞反動也朱傳皆反其義顛覆則蹙當居月反今兼兩義不知讀何音

辭之輯矣辭之懌矣鄭以詞爲王者之政教蓋上文戒羣臣毋助王爲虐因言國之安危係於出令如此不得輕變先王法也其說本當而嚴緝非之謂戒以僚友言論宜相和協誤矣夫言論貴其是豈必其同乎以下數章觀之當時讙讙者止一老夫耳其囂囂者謔謔者夸毗者皆隨聲附和唯諾恐後者也尚慮其不相合哉嚴又譏鄭以上下文皆責僚友中忽言王者出令詞意不倫則不獨失詩意併失鄭意鄭原云此戒語時之大臣政教雖出於王者而輯之懌之臣亦與有責焉故告戒之與上下文正一意安得謂不倫乎

聽我囂囂毛云囂囂猶謷謷警也疏引爾雅謷謷傲也申之謂傲慢其言而不聽也囂五刀反朱傳許嬌反訓爲自得不肯受言之兒以自得訓囂囂雖本孟子趙注然轉爲不肯受言迂矣

傳云夸毗以體柔人也義同爾雅先儒皆遵用朱傳獨曰夸大也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卽以諛言毗之夫夸毗與遾隤戚施一類乃見成稱目非可分析取義也此解不

已疏乎況毗人臍也轉訓益訓厚訓輔竝無作阿附解者案
夸毗玉篇廣韻皆作跨跳跳字集韻亦作夸毗毗字本訓
不相蒙
爾雅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此三者曲盡小人
狐媚之態而皆見詩今合之他典則周書巧言令色便辟語
異而義同巧言卽口柔令色卽面柔便辟卽體柔耳論語亦
言巧言令色足恭注云足恭便辟貌書傳亦云便辟足恭孔
仲達釋夸毗云便辟其足前卻爲恭今經生解足恭異此說也則足恭也
便辟也夸毗也三名而一實也孟子述曾子子路之言所謂
未同而言者其口柔乎脅肩者其體柔乎諂笑者其面柔乎
取人與律身皆當戒此三者聖賢之垂訓古今同符如此又

案籧篨廣韻作蘧蒢戚施說文作蘬蘧廣雅及玉篇作朹䏚
晉語以二者爲疾名說文以籧篨爲粗竹席蘬蘧爲詹諸取
象於廢疾與器物其賤惡之稱與夸毗亦必有所象今不得
其說矣
喪亂蔑資毛以蔑爲無資爲財義本通也集傳曰資與咨同嗟
歎聲不獨改字文義亦乖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立辟者立法也自立法必廢祖宗之法所
謂國將亡必多制也成王之賢也由舊章厲王之暴也自立
辟可識興亡之故矣李氏謂民多邪僻王不宜又爲邪僻朱
呂皆從之此非詩旨左傳宣四年孔子引此詩譏洩冶處邪
僻之世不可自立法意正與古注同不然洩冶諫君可言邪

僻乎

又此兩辟字毛鄭上訓邪僻下訓法故釋文上匹亦反下婢亦反下章大師毛鄭以爲三公故釋文音泰呂記立辟从李氏訓邪僻大師从王氏訓大眾而音反仍襲釋文之舊殊少檢點

以大宗爲同姓世適宗子爲王之適子者鄭康成之說也以大宗爲巨室宗子爲同姓者王安石之說也晉士蔿對獻公（僖五年）引此詩云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宗子暗指申生正適子之謂鄭說有本矣李樗從王說反引左傳證之誤矣及爾出王毛訓王爲往王之訓往獨見此耳說詩者頗以爲疑近世說文長箋言狂迂誑往等字皆从坐詩出王本作坐石經因凡字從坐者俱淆坐爲王併出坐字亦省作王斯言良是也案說文坐从土在土上屮本象艸出而借訓往坐以屮取義訓艸木妄生則亦可借訓往傳義有徵矣又趙謂此字是石經所改則孟蜀以前經文尙作坐也故坐（乎光切）王（雨方切）異音而釋文無音反是唐本之爲坐字可知也後儒不察妄爲往音以就之陋矣夫王字止有平去兩讀安得有上聲乎

皇清經解卷七十九終

漢軍樊　封舊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

皇清經解卷八十

毛詩稽古編

學海堂

蕩之什上變大雅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蕩

蕩敘云厲王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爾雅云版版
盪盪僻也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蓋上帝本指厲王譏其
無法度而在民上爲人君也此詩蕩蕩與堯之蕩蕩無名洪
範之王道蕩蕩取義各別矣歐陽氏訓爲廣大殊失詩旨蘇
氏因此謂小敘蕩蕩與詩之蕩蕩不合夫敘詩者豈能逆料
後人之誤解乎案說文平坦義當作惕狂放義當作惷亦作
惕滌除義當作盪廣大義當作溓蕩本水名與此四義俱無

涉今惕慆滌三字不用以一蕩字總其義而閒亦作盪此俗之譌也古經文必有別矣卽如詩魯道有蕩此惕字也書以蕩陵德論語其蔽也蕩古之狂也蕩及詩蕩蕩上帝此慆字也法度廢壞正狂放義矣書洪水蕩蕩孔傳訓滌除此盪字也論語君子坦蕩蕩及堯之蕩蕩當作滌滌訓水滌滌近廣遠義矣書王道蕩蕩孔訓開闢則亦廣遠意當作滌也漢世去古未遠所見經本較眞又師授有自故訓釋得其當後儒徒據俗本妄肆紛更譏先儒爲誤豈非經學之一阨哉

又案經典中語同而美惡異義者甚多如同一欽欽晨風以爲憂鼓鐘以爲樂同一翩翩四牡以興使臣南有嘉魚以興賢者卷伯以刺讒人同一藐藐柳篇以爲不相入崧高以爲美貌貌柳篇以爲不相入崧高以爲美

貌瞻卬以爲大貌豈弟君子至美之稱也而齊人譏文姜亦用之繻緌從公（昭二十五年左傳語）忠愛之誼也而召公惡詭隨則謹之此類難勝識指蓋自有經以來字體屢更經文亦屢易衞包所改之經已非漢隸之舊況古文大篆乎較之刪定之原文不啻內典之遭翻譯矣又加以傳寫之踳誤俗學之沿譌垂二千年後古經面目幾不可復問然字形雖易而字義猶可攷此漢唐注疏所以爲功不小也

曾是掊克毛訓掊爲自伐克爲好勝蓋定本掊作倍倍是兼倍於人故爲自伐毛殆據倍字釋之耳箋不易傳意漢世經本皆作倍也釋文云掊聚斂也案說文訓掊爲把乃入水取鹽之名史記武本紀掊視得鼎注以掊爲手把土皆是剝取之

義陸云聚斂當是也然此止釋棓義耳王氏曰棓斂好勝之人棓訓從陸克訓從毛此得之朱傳徑解爲聚斂之臣恐遺克義漢書敘傳師古注引此詩而釋之曰棓克好聚斂克害人也豈謂以聚斂行其克害乎朱子最喜顏監殆祖其說但克害之事多端寧僅聚斂顏注云云或分爲二義亦未可知蕩詩兩義字皆訓宜而秉義類言汝所秉用之人宜善也箋訓類爲善不義從式言沈湎之行不宜從而法式之也案古義儀宜三字通用宜鑒于殷禮記引之宜作儀如食宜鮐釋文云宜本作儀其儀一兮箋訓儀爲義我儀圖之釋文儀作義傳訓宜此詩兩義之爲宜毛鄭不誤矣後人亦知義訓宜不知此兩義及烝民之儀直當宜字用也義儀宜古皆音俄音同故

用之亦不甚別

流言以對毛傳云對遂也夫彊禦衆怨之人宜黜逐也不根之流言宜遏絕也而使之得遂是王用人聽言之不審也用人不審則寇攘進矣聽言不審則詛祝興矣孔申傳云爲流言以遂其惡事毛意未必然鄭以對爲荅義短於毛

詛者盟之細也詛用牲而祝無之祝又詛之細也古重盟詛之禮蓋其風始於苗民而後王因著爲令周禮春官之屬有詛祝惟此祝如字讀秋官之屬有司盟詛民之不信者其獄訟則使之詛盟皆掌之以官而朝廷之上亦自行之巧言詩君子屢盟是王與臣下盟也蘇公欲詛何人是大臣互相詛也此皆君臣相疑乖戾不和所致厲王之時羣小接迹流言交構君臣

之閒不能相信至要神質鬼以釋其疑宜其多詛祝矣東遷而降斯風尤盛如鄭詛射潁考叔者晉詛無畜羣公子魯作三軍則詛之陽虎亂魯則詛其君及國人秦伐楚則亦詛之於神事不勝枚指後世民情愈澆鬼神不足約束之於是上不立此法下亦莫重其事矣集傳以詛祝爲怨謗即周公所謂小人怨汝詈汝晏子所謂夫婦皆詛者也與箋疏異文義亦通但厲王行監謗之令國人以目而已敢厥口詛祝乎

傳云咆哮猶彭亨也韓愈石鼎聯句詩豕腹脹彭亨蓋用其語然鄭之述毛云炮烋氣矜自健之貌與韓咏鼎腹意異韓雖用毛語而失其旨矣案易釋文大有卦引干寶注云彭亨驕滿皃玉篇廣韻彭亨作慲悻注云自彊也意皆同鄭

如蜩如螗傳云蜩蟬也螗蝘也陸疏云宋衞謂之蜩海岱之閒謂之蟬蟬通語也螗蟬之大而黑色者一名蝘蚻然則蜩爲總名螗乃諸蜩中之一種郭之注爾雅同此義又與毛傳合當是也孔疏據爾雅舍人注謂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蝘是螗蜩一物而異名與郭義殊殆不然爾雅所列蜩之種凡七而總名之曰蜩螗之名居七者之一耳何關方語乎又爾雅云蜩蝘蜩螗蜩首一蜩總諸蜩也蝘蜩與螗蜩七蜩中之二也孔疏引之云蜩蝘蜩螗截去一蜩字意舍人句讀然乎不如郭之當矣孔舍郭而取舍人既失之邢昺述郭者也載舍人語於雅疏而不知其與郭異其疏忽尤甚

丙㬎于中國傳云不醉而怒曰㬎說文引傳語㬎作㬎云壯大也从三大音闥本作大與大小字別三目二目爲㒳居倦切目圍也三目爲㬎益大也平秘切然則今作㬎省文也又魏都賦姦回內闐劉淵林引此詩證之㬎作闐孔疏引西京賦巨靈㬎贔語以證此詩彼㬎亦作闐也㬎闐其一字乎說文有㬎字無闐字闐殆㬎之破體後遂分爲兩字耳

鬼方之名見易既未濟卦及詩蕩之篇易釋文云鬼遠也詩傳曰鬼方遠方也孔疏云未知何方然則國之所在不可攷矣後儒見易言高宗伐鬼方商頌亦言高宗伐荊楚疑爲一事遂謂鬼方卽荊楚宋黃震之說或又謂今貴州本羅施鬼國地卽古鬼方皆臆說也高宗在位五十九年所伐豈必一國乎世本謂黃帝娶於鬼方氏大戴禮帝繫篇謂陸終娶於鬼方氏要不知在何地匡衡言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則殷時鬼方本服從于中國武丁時復畔故伐之耳孔疏以爲鬼方殷之諸侯故施於紂世良然案干寶易注云鬼方北方國見李鼎祚集解文選注引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見玉海先零西羌也皆不言是南裔則以爲荊楚者非是

蕩以紂比厲王則厲之惡如紂矣然而不亡者以時無文武耳商之季天爲民生文武民之幸非商之幸也不然安知武庚不爲宣王哉芮良夫云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爲王之患其惟國人語見周書芮良夫解噫代德者必如文王乃可穆公假陳其言殆深爲厲王危乎雖然訖周之世無文王而厲王危乎雖然訖周之世無文王而

周以亡上天立君之局至此乃變後世之興亡惟力是視而已

柳

柳之篇其作於共和之世乎自共和元年迄平王十四年爲歲八十有五而衛武公薨楚語言武公九十五猶箴儆於國計其壽當百歲左右也厲王未流彘時武公尚在童年共和時則方少壯柳詩應作於此際矣孔沖達謂武公時爲諸侯庶子無職事於王朝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來追刺蘇氏主其說而源以爲未然詩發於性情主文譎諫無出位之嫌匹庶尚可爲之況侯國公之武公好學老而彌篤少壯時必德性過人彼目擊厲王之虐而發憂危之語固其宜也其後用以

自警至耄不忘入相於周必日誦誦焉大師之官因取而列於大雅矣敘云刺厲王亦以自警漢侯苞（苞著韓詩翼要十卷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側毛韓義同也呂記嚴緝以爲庶子時作當矣又此詩本爲刺王而作非爲自警而作也朱子辯說以敘之刺王室之說夫武公自警特侯國之爲失遂引侯苞語以削其刺王室之說不爲容貌毛鄭之說詩耳何得編於雅哉

靡哲不愚謂王政暴虐賢者佯愚以免禍不爲容貌毛鄭之說當有本也觀韓詩外傳引箕子佯狂事以證此詩異家而同說可見矣朱傳以此詩刺時故別立新解謂哲人而無威儀則無哲而不愚夫既無威儀何名哲人乎或謂此哲人乃自

以爲哲猶後言哲婦傾城不知婦人無非無儀故無貴於哲若哲夫則成城矣豈可證此詩況詳玩經文竝無自以爲哲之意

無競維人言莫彊於得賢人也訓四方而化其俗是得賢之效正見其所以彊也古注本明白正當後儒皆從之集傳盡人道之解頗爲迂闊案左傳哀二十六年子貢言衛輒內無獻之親外無成之卿而引此詩因繼之曰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三而國於何有此詩說之最古者箋疏之解不謬矣

無言不讎毛以讎爲售則應平聲鄭以讎爲售則應去聲故釋文有市由市又二反案古讎售二字通用漢書曰酒讎數倍又曰收不讎如淳及師古注皆讀爲售是也又案表記引此

詩鄭注以讎爲荅韓詩讎作酬藝文類聚引此詩作酬亦是荅義荅與報二語正相敵較爲優矣呂記朱傳嚴緝皆從之

子孫繩繩爾雅作慱慱云戒也鄭箋本此以釋抑詩矧斯毛傳云繩繩戒慎也意亦同蓋字訓古矣況謹飭自持是保世之意故兩詩以言子孫取義亦長蘇氏以爲不絕貌殊短於味

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鄭指祭末陽厭之禮尸謖之後改設饌西北隅始不謬也古人以祀爲大事伊尹言桀慢神武王言紂昏棄肆祀皆以祭典不虔爲亡國之大罪厲王無道助祭者無嚴敬之心武公刺詩應及之矣又下文言神之格思明是祭時語中庸引之以證齋明承祭之說其引屋漏亦與烈祖篇連文可見詩本言祭也朱傳純以慎獨立解夫戒慎恐懼聖賢主

敬之學自應如此非因畏鬼而然也何必援神明以自繩束
耶

彼童而角鄭以喻皇后預政殆狃於厲倡嬖鄧配姬之緯書也
誠謬矣然後儒以爲理之必無與投桃報李相反亦非詩意
源謂厲王用事之臣必有無知而自用者將壞亂王室故經
文曰彼是實有指目之稱傳云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角
也夫無角而自謂有角猶無能而自謂有能詩人設喻之意
應爾

實虹小子傳云虹潰也本釋言文彼釋文云虹訌同此古字通
用與虹霓之虹無涉也曹氏解爲蝃蝀而嚴緝從之誤甚
詩人稱目其君尊之則曰天曰上帝親之則曰爾汝曰小子難
以常禮拘也又民勞以下諸篇雖刺厲王實兼戒用事之臣
則抑篇訂小子於乎小子或指臣言亦可周書芮良夫解
云爾執政小子是當時有此稱謂矣嚴緝以爲武公自稱非
是

說文引告之語言以爲傳語豈指左傳襄二年文乎然傳本引
詩何不徑以爲詩語也若文六年傳則云著之話言文稍異
非許所引矣案傳云話古之善言也說文作話云合會善言
也古言多善須合會之二意互相足矣又案語籀文作譮玉
篇作誥云古文語集韻同今經典俱作話又話本戶快反讀
如壞正韻收入禡韻讀如華岳之華蓋就俗音

寤夢二字義別詩惟正月視天夢夢抑篇視爾夢夢當作夢夢

切餘俱當作寢莫鳳切案說文云寢寐而有覺也从寐从夢引周禮六寢之文又云夢不明也从夕曹省聲是寢者寢寐之義夢者昏昧之義今經典相承通作夢其誤久矣又案廣雅寢想也今人以夢作寢失之矣

桑柔

周書芮良夫解其言與桑柔詩往往相合意芮伯先作解以戒王及執政小子戒之不從又作詩刺之乎詩所謂告爾憂恤誨爾敘爵誦言如醉正目作解言也解云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則不知憂恤矣爵以賄成夫偷生苟安則不能敘爵矣亦既告之誨之無奈其如醉何故後著之於詩冀其聞而改悟忠臣憂國卷卷無已類如此又厲王朝除名穆公芮伯凡伯二三賢臣外餘皆貪佞小人專利監謗之事先意逢迎者正不僅榮公衛巫輩也故詩亦刺王信用小人如所云惟彼愚人覆狂以喜維彼忍心是顧是復不一詞而足其刺羣臣亦不外貪佞二意如朋友已僭貪人敗類征以中垢及善背善詈用力爲寇諸語皆與周書所戒相符合詩與解觀之流弊之由居可知矣

箋云芮伯字良夫疏據左傳引芮良夫詩及周書有芮良夫篇證之然據周書則良夫乃芮伯名非字也周書芮伯曰予小臣良夫自稱當以名不以字矣

經傳多言劉如無盡劉遏劉虔劉大抵皆訓殺惟桑柔篇將采其劉毛云爆爍音刹落而希而爾雅釋訓毗劉暴樂音同上

之文亦正釋此詩葢古義如此故雅傳同也又詩言捋采止取其葉耳於樹之根幹無損何得云殺乎王氏訓此劉爲殺舛矣況捋采其殺亦不成語又轉爲盡義何其迂也集傳訓爲殘殘卽稀疏意葢陰用爆爍之解而又不肯顯襲其詞民靡有黎傳云黎齊也孔申之謂民旣被兵或存或亡無齊一平安者此解本通鄭易傳訓爲不齊過矣王安石訓爲黑言黎民猶言黔首說本杜撰而施於此詩尤謬不僅民靡有黑不成語也華谷譏之如此詩本言民遭禍亂少得生存耳豈謂民皆白首乎嚴緝訓黎爲衆庶得之但詩本極言民生凋敝不應止言不衆則傳義尤允

天步國步步皆訓行天步艱難謂天行此艱難於申后也國步斯頻謂國家行此困急於民之道也傳云頻急也　國步蔑資謂國家行政輕蔑民之資用毛鄭義本如此程子以天步爲時運陳氏以國步爲國運今遂習爲常語但訓步爲運終未安傳云濯所以救熱也禮所以救亂也箋云手持熱物之用濯猶治國之道當用賢者疏謂惟賢人能行禮箋正申足傳意今因用賢之解與上敘爵語相接成故皆從鄭然傳義實優匪直與衛北宮語合也見左傳疏周家一代專恃禮爲治春秋亦引之卿大夫恆以禮之有無決國之存亡與人之休咎則以濯喻禮傳得詩旨矣又毛公爲荀卿弟子荀卿之書謂隆禮爲儒術之先務故毛之釋詩亦多言禮如鄭東門之墠唐蜩蝉此詩以禮救亂亦其師說然也幽破斧伐柯諸傳皆是

好是稼穡四語毛鄭既異解而後儒釋之復人各一說呂記兼用李歐二氏之說謂好是稼穡民力不可輕也惟有功於民者使之代耕而食稼穡當以爲寶必以祿養賢才意實本於王肅之申毛而嚴緝衍之尤爲明確嚴以好稼言重農代食言任賢維寶言詔祿不可輕維好言擇人不可濫此毒出於豔矣朱傳用蘇氏之說謂君子欲進而不能進則維退而務農以代祿食雖勞而無患恐非詩旨

具贅卒荒傳訓贅爲屬蓋贅胝贅皆繫屬義然與荒虛義不相協故鄭氏申之以爲見繫屬於兵役也朱傳由屬義轉爲危義恐大迂遠夫有所繫屬何言危乎

以旅力爲脊力於北山篇已辨其誤矣至桑柔篇靡有旅力以念穹蒼亦作脊力解文義尤不可通詩本責在朝諸臣莫肯協力同心憂念天變耳念之當納誨於王修舉政事以挽回天意定須大小羣僚合力爲之訓旅爲衆正合詩意何反釋爲脊邪且靡有者是當念而不肯非欲念而不能也今謂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尤不可解念天禍焉用拳勇乎況正因危困故須憂念反云危困而不能憂念乎

寧爲荼毒孔疏以荼爲苦菜毒爲螫蟲殆未然也荼爲禮食所用豈螫蟲之比哉荼蓼之荼乃穢草蔣之欲其速朽詩或指之

征以中垢傳云中垢言闇冥也孔申之謂垢者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闇冥是合兩字方成闇冥之義朱傳分訓中

爲隱暗垢爲汙穢則由蘇氏語而衍之也至嚴緝云中垢內汙也以閨門之事汙衊君子如王鳳之誣王商尤爲妄說中垢與式穀相對言君子小人性行之不同如此耳豈如嚴所云哉君子光明正直無事不可對人言小人反之其所行作甚且不可告妻子此傳所謂闇冥也知小人之闇冥則良人之式穀必然光明正直知光明之爲善道則闇冥之不善可知詩二語意又互相備也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聽言道聽之言誦言誦詩書之言也聞淺近之言則應荅聞正言則眠臥如醉左傳杜注亦云昏亂識之人往往如此此非箋疏一家之說也韓詩外傳述郭公出亡御者責其不聽諫則怒御者稱其太賢則以爲然而引此詩證之正與箋疏同意近解迂回太甚

桑柔詩末二章三言民俗之敗皆歸咎於執政之人上欺違則民心罔中矣上尙力而不尙德則民行邪僻矣上爲寇盜之行則民心不能安定矣此詩刺主而兼及朝臣故篇末縷陳之也王肅述毛皆主民言殆非毛意當以箋爲正

雲漢

宣王遭旱之年箋疏不能定其早晚以雲漢敘推之殆初年事乎敘云宣王承厲王之烈是去前王未遠也又云內有撥亂之意是撥亂方有其意未見諸政事也又云天下喜於王化復行是前此王化尙未及行也其在初卽位時可知矣皇甫謐以爲宣王元年不耤千畝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

乃雨孔疏疑其無據然合之敘非謬也又經言饑饉薦臻與六年乃雨說亦相符劉道原通鑑外紀全祖士安之說諒有見矣竹書紀年以爲二十五年大旱禱之而雨此不可信又敘厲王之烈箋云烈餘也爾雅本有此訓故鄭用之後儒以烈爲暴虐不如訓餘之自然

左傳謂天灾有幣無牲（僖二十五年）而雲漢詩云靡愛斯牲祭法鄭注亦云祭水旱用少牢與左傳異周禮大司徒賈疏及禮記祭法詩雲漢篇孔疏皆推明其故而說各不同賈疏謂祈禱無牲灾滅之後有牲孔氏之說則不然其禮疏以爲初遇水旱先須修德不當用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其詩疏則引祭法注（見上）又引春官大祝六祈注造類禬禜皆用牲故說用幣而已知天灾祈禱皆用牲較論三說詩疏長矣

蘊隆蟲蟲傳云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疏云蘊牛常之熱故暑熱異文）蘊隆經本單舉而傳爲重文古義當爾矣王氏蘊積隆盛解眞臆說釋文云蘊本又作熅紆文切說文鬱煙也正義云温字定本作蘊則古本經文蘊熅温温三字雜見也熅與温亦訓爲蘊積耶

戮旁从支音亦解也又厭也其音妳者本作殪旁从歹音蘗敗也通作戮詩惟雲漢篇耗斁下土訓敗音妳餘俱音亦但殪戮俱諧翳聲翳羊益切音與妳遠殪之得聲意古人韻緩或可相通乎

子由釋雲漢詩有可取者三釋寧丁我躬云與其耗敗下土寧

使我身當之無使人人被其患釋寧俾我遯云苟我不當六心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苦此庶民釋黽勉畏去云棄位以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敢去以求濟難也皆勝古注

靡有孑遺毛云孑然遺失也疏云孑然孤獨之貌無有孑然得遺漏者孟子趙注云無有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皆以爲孑然小爾雅云孑餘也訓靡有餘遺尤明直朱子因說文無右臂之解遂釋謂無復有半身之遺者正使留得半身尚可以爲民哉

先祖于摧傳云摧至也與釋詁義同疏用孫說申毛以于摧爲于何所至言民皆餓死先祖之神將無所歸也轉至爲歸義太迂源謂至者猶云來假耳言酷旱如此天將使我民無有遺留先祖之神何不助我畏此旱災而來假乎毛意或如此康成改摧爲嗺固非是蘇氏摧落之解亦屬臆說

鄭破摧爲嗺云嗺嗟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詞如箋義則經文于字當讀爲吁釋文無音反非陸之疏即傳寫之脫漏也

滌滌山川傳以滌滌爲旱氣蓋貌狀語無關滌之本訓也朱傳用王說謂山川如滌除此依文傳會耳說文引此作徹徹徒歷反與滌除何預哉又樂記狄成滌濫疏引詩踧踧周道證狄滌滌山川證滌云皆物之形狀但彼注以狄滌爲往來疾貌義稍殊

我心憚暑憚字毛訓勞則丁佐反鄭訓畏則徒旦反疏及釋文辯之甚明朱傳兼取勞畏兩義不知當何讀又丁佐反者字本作癉說文云勞病也从疒單聲然則大東憚人小明憚我此詩憚暑皆借也勞畏二義異音并異字安得兼之於一字乎

云如何里悠悠我里二里字一訓病一訓憂兩意皆通爾雅瘉病也悝憂也里乃瘉悝之借耳鄭解雲漢之里爲憂而嚴緝譏其破字誤矣朱傳從鄭訓里爲憂得之但引季布傳無俚爲無聊賴以爲義同則未當有聊賴則不憂憂則無聊賴俚正是聊賴之義與里訓憂相反安得同昭假無贏昭假二字王申毛以爲昭其至誠於天下朱傳以爲精誠昭假於天義皆可通而王輈優矣詩言昭假者五烝民昭假於下噫嘻既昭假爾烝汔小昭假烈祖長發昭假遲遲及此詩是也惟烝民汔小二昭假經文一言于下一言烈祖所指自明不容異解其三昭假古注多以及民取義近解率用感天爲說其噫嘻詩朱子初說雖訓爲格上帝而集傳則易之惟雲漢長發皆以爲昭假於天案昭假遲遲疏用箋義述毛以假爲寬暇說近迂獨其注記孔子謂湯之明道下至於民與遲遲義較順詳見閒居似勝於集傳也至昭假無贏則王義尤得之上章靡人不周言羣臣恤民之事此又欲其始終不倦故勸以昭布至誠施惠於下無或少有罷贏以民命瀕危當賑救之無棄其成功也此於前後文義最爲通貫矣

皇清經解卷八十終

漢軍樊 封舊校
南海潘 繼 李新校